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遏盗卷二十六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遏盗說

王鳴鶴曰盗賊之竊發何代無之勝廣奮于屯長張角煽於妖術王仙芝起於販徒一夫作難遂足以傾危王室可懼哉我

朝威命播宣法制嚴密卽有跳梁以逞者不旋而就殲 社稷靈長此億萬載無疆之慶也顧致盗有

由不可不審弭盜有方不可不預古今殊時而民情則一先正論之詳矣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民從於仁與從暴者不可同年而語盜何由興也龔遂治渤海志在安輯盜賊聞令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由此觀之好生惡死人情之恆也爲人上者獨柰何暴且擾耶方今東北被刹海內洶洶而或有不測之變起於蕭墻之內其又何以支焉噫可懼哉

遏盜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寇）胥（傅盜賊）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鄭元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五者此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爲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爲

邱文莊曰先儒謂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士之事也而士師掌之比追逐偵伺盜賊之事可見成周盛時雖纖悉治而聖人爲民防患之心無所不及故鄉各有所司而士師又合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閭以聯其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人所以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聯比閭

者矣使其相受有不受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即其相安相受之同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擇盜賊晝則追逐之夜則伺候之慶事者則士師施之以刑罰有功者則士師施之以慶賞後世於是巷設爲火鋪更夫使之互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于此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鄭元曰邦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爲逆亂者邦諜爲異國反間者犯邦令干冒王教者橋邦令稱詐以有爲者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王昭禹曰爲邦朋爲私黨以亂民也爲邦誣造訛言以惑衆也

邱文莊曰八者而謂之成成者已法之成事品式

也朝廷爲此八者之成事品式以禁制夫臣民其事皆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大事所以係安危治亂者非但鄉黨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汋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橋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竊取國貨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構逆以稱亂三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預懲宿戒者也先王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而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所以杜其幾微遏其萌蘖者豈不豫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楬之入于司兵

鄭元曰任其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器及所盜財物入于司兵若今時殺傷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也

吳澂曰賈而楬之定其所直之價而識之也

邱文莊曰司厲一
言專主追徵賊贓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猶校也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廬之屬之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析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元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欜之聚擊欜以宿衞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得令寇盜賓客

邱文莊曰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既已事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此而觀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

者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假道于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不能守衛剏惟堂堂乎天朝威名達聲于萬里之外九夷入蠻無不歸仰顧於輦甸之間闤門之外盜賊時時竊發公行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鄭元曰夜士主行夜徼行者

王安石曰禦晨行者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禁之使止也

邱文莊曰此所謂夜禁也今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卽此意

修閭氏掌比國中城內互欜者與其國粥（養也謂羨卒）而比其追（逐寇）胥（讀爲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譏察也

鄭元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于國中者皆爲其惑衆

賈公彥曰邦有故謂有寇戎大喪禮皆恐有姦非則令各守閭巷門有執節公使者不譏也

劉彝曰掌此國中宿互欜皆謂稽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欜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則罰之

邱文莊曰成周之世所以防姦盜者嚴內則有野廬氏城內則有修閭氏是以都城內外姦慝所容

閭里之閒斬然以齊門巷之列畫然以寧雖有不逞之姦無由而起非常之變有以制嚴之爾不至於猖肆也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國中王城之中也比合什伍宿衛于王城之中以為追逐偵伺之備各于閭巷之閒設為互以爵行郎令鹿角之類設為欜以傳更郎令木柝之過夜行有禁則入息者不違於晦冥之時更漏分明則有警皆告知夫早晚之候蓋寇盜之興皆于夜靜人息之時而官府特於閭巷之閒存此數輩俾其不寐以為姦盜之防此古昔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大寇而于閭里門巷之中雖胠篋穴牆之小盜亦無有也嗚乎天下之事何嘗而不起於微小哉惟其絕之于微小所以不使其延蔓長而至于大且著也

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朱子曰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耻而不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朱子曰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尹焞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况於殺乎

邱文莊曰宋范祖禹上疏於其首引魯論此二章孔子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竊謂此二章皆當疑之以爲聖人之言主於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太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

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於世行之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勸之以不欲所以止盜況天子之爲天下乎伏見熙寧臣寮有奏請別立賊盜重法者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有邪僻之民然後齊之以刑豈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哉祖禹所謂本者開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純朴非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本節儉純朴以爲治則民之衣食足矣而又得人以教化之則民皆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皆足放僻邪侈自不爲矣尚何盜之患哉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蘇轍曰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爲亂哉昔者唐室

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爲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雖無義也故皋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邵文莊曰蘇轍謂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爲亂哉竊以爲亂與盜皆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也夫盜之起亦於閭里積而至于爲大盜則亂天下矣是以古之聖王必制民恒產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教以禮義使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敢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逆乎理則里社之間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爲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邱文莊曰盜賊之起蓋有所因也秦自始皇以來所以勞民力苦民心費民財戕民命者非一日矣民無以爲生舉手動足何者非殺身之地使有一隙生路民亦不爭死矣不得已而死中求生此勝廣之徒所以造亂也二世承始皇酷虐之後天下愁怨之時雖施之以仁恩惠政猶恐不能補救況又自蔽其耳目謂盜已衆矣而猶稱無盜臣下有言盜者反怒之不當怒而怒當憂而不憂天下安得不亂哉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吏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

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獲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文莊曰立法以除賊盜不可以不嚴亦不可以過於嚴不嚴則有司不肯用心除賊遂至養成大禍過於嚴則有司恐罪及己上下相蒙蔽以避文法因而馴致大亂二者皆非中道也盜賊之起必推求其致盜之由既得其由必研窮所以至於此者何故也既得其故必反其所爲以民待民而不

以盜待民如是而民爲盜猶自若也然後以盜待
之大抵民之所以爲盜之故不在朝廷則在官吏
又不然則是奸民之乘間生事也國家不幸而有
盜賊之起則必反而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禍起於
朝廷則反已自責去其弊政起於官吏則根究所
自而誅逐其人若但出於奸民則必急勦絕之痛
懲以警衆使毋至於滋蔓也
如此處之庶幾得中道也

宣帝時渤海歲飢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
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
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乏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
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
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鎌也盜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以口率種樹蒔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邱文莊曰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于而皆爲良民也於此一事可見宣帝留心民瘼雖以一遐遠小郡二千石之吏猶拳拳如此蓋能毋負乎上天之付托祖宗之傳序而亦不虛受臣民之供奉愛戴也

甘露中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邵文莊曰朝廷不可無名望之臣名望之臣一足
以當才能之臣十夫才能有無固在乎其人而其
名望則係人君優假以養成之也朝廷有此名望
之臣天下之人聞之有素一旦有繁劇難處之事
委以任之則事半而功倍矣盜賊雖曰小人然非
有智術者亦不能以聚衆也所以敢於犯天誅而
爲滅族之舉者非不知王法之嚴也自恃其能而
謂人皆不已若也而一闘有智術出其右者其氣
　自餒而從之者亦渙然解散矣
　宣帝起張敞而用之蓋此意也
靈帝時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自
稱大賢良師呪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遣弟
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
幽冀荆楊兗豫莫不畢應填塞道路郡縣反言角以

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楊賜上言宜敕州縣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事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官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內官也）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弟子唐周告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幟所在燔刼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嚮應

邱文莊曰黃巾之起始於張角以符水治病遂至轉相誑誘遠至十餘年多至數十萬天下九州從之者八州內而官省之宦官近而京城之直衛莫不事其道而同其謀其原皆起於符水咒病而已今天下往往有以此治病以求衣食者而京師尤多不徒不禁絕之而又爲之建祠宇用其人以淸要之職則又不獨下之人爲所惑而已也嗚呼先王之世左道惑衆者必誅政恐其惑世而馴致于大亂也有志於防亂者可不戒之於微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

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者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諝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袁宏曰張角之亂積十餘年而人從之者幾備天下則雖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之通謀無一人發言者何也蓋一時賢人君子中常侍皆以謀爲不軌而禁錮之是以舉世之人莫不緘口結舌也

呂彊謂不赦黨人將與角合謀此蓋以危言激帝爾黨人豈為亂者哉是知為治之急務莫急于通人言人言不通雖以天下之大皆從一賊而無一人之敢言黃巾之亂若非其黨之自言則靈帝終不知也嗚呼後世人主宜以為鑑

黃巾餘黨賊帥韓忠復據宛拒朱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邱文莊曰處事者當知天下之大義朱儁謂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故不納其降以懲敵長寇以爲形同而勢異嗚呼此豈但形勢哉大義亦不過如此也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蘇洵曰天下之勢遠近如一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今廣南川峽側以爲遠而朝廷稍有所優異者不復官之於此例其地控制南夷氐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紈錦布帛皆極精好水載陸出境而其利百倍故吏不能皆廉方今賦取日重科斂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規求於其間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儂智高亂廣南乘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兩廣一起若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肯也

邱文莊曰天下之地勢雖有內外遠近而聖人一視以同仁初無內外遠近之異焉觀賈琮之治狀蘇洵之議論曉然知遠方之民所以易動者非民之性習然也治之者不得其人也蓋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藩若郡若縣得

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刼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郘文莊曰李崇建樓置鼓防盜之法今亦可行然可於盜發之時行之平時不用亦可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彊暴自息矣

邱文莊曰北魏之時以賊盜滋發之故征討不息遂至國用耗竭而行一切聚歛之法議者歸其罪

於守令不得其人職是也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羣聚至五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官帶捕盜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即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二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簿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

郯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鄃人張金稱蓨人高士達皆聚爲亂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

鄧文莊曰周書有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所謂虐之之甚者有三焉征戍之無已勞役之無已科歛之無已有一於此皆足以致亂爲人上者蓋亦反思乎吾之祖若宗皆起自匹夫吾幸承祖宗之菲蔭而有今日貴賤不同而好生惡死則同好逸惡勞則同好取惡予則同設使吾身處民之地上之人如此虐我必欲盡取吾之財使吾父母凍餓必欲竭盡吾之力使我親屬離亡吾堪此否乎一旦

叛我起而爲亂而吾之位得安乎身得樂乎不安不樂則吾不能以不操心縱假勢力以平之則所損亦多矣况未必能平乎古語有言水所以載舟亦以覆舟得乎民心則爲天子失乎民心則爲獨夫得民心之道無他惜民財愛民力而已民之財恒自足民之力恒有餘則得其心矣此保天下壽國脉之第一事也

唐懿宗時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已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押牙尹戡等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爲

主封庫兵北還斯過剽掠州縣莫能禦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千人陷宿州城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勛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勛又分遣其將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勛自謂無敵于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

掠諸道貢獻商貨旣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勛始懼應募者益少勛乃驅人爲兵斂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又殺崔彥曾自稱天册將軍勛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攜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鎭相承遂紳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鎭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況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

邱文莊曰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易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于無備唐亡

于黃巢而肇基于桂林易之意深矣後世人主宜鑒前代之所以亡而兢兢於今日省費節用以足國之用明約愼令以孚人之心而毋馴致於唐人桂林之亂也哉

僖宗時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宦官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關東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羣盜遇官軍多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販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

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取鬻百物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禁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邱文莊曰天地生人其蚩而蠢者爲民其秀而傑者爲士所業不同而各求以資所生者則同也是以國家盛時仕路通而聚斂之政不行士有士之業民有民之產有以自生故畏死爲重不敢輕其生恐或致於死地也故盜賊不興禍亂不作當唐之世使黃巢一舉而第進士或於進士科外別有進身之途則巢不販私鹽矣使鹽而無禁則巢必終身業之鹽雖有禁而無大罪巢必不改業而爲

盜矣使當時民生有恒業官司無厚歛而民皆有仰事俯育之資巢雖爲盜不過爲椎埋刼掠之雄爾豈能旬月之間衆至數萬而橫行於天下逐天子而犯宮闕乎是故明聖之主必多方以取士不盡利以遺民

廣明中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勢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

石波水爲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莫有闘志巢至舉聲大呼聲振河華士卒饑甚遂燒營而潰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改元金統

邱文莊曰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倘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孤臨關門曾無數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知平日舉朝之間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何事耶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日承平日久備備廢弛然自仙芝之亂起至是亦七期矣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羣臣乃無一人言及之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其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不爲身家計乎盍思曰賊若入關我用何人禦之今日禁卒皆街市小人安能禦寇縱使有人又于何處得軍餉乎賊至潼關無備必長驅入京師天子必出走我一人

隨行而家屬將置於何所乎嗚呼後世人主讀史至此必反思于心而思所以謹身節用信任君子而疏斥嬖近毋使國家一旦驟致于此無可奈何之地而永無禍患而常享安榮矣

中和中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宏讓出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羣盜中捕盜使楊遷誘宏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宏讓之冤遂大罵楊遷去而發憤爲盜驅良民不從者

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卭雅二州閒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自是紛紛競起

歸安莊曰盜賊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焉此又不可不知

周世宗時竇儀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遇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邱文莊曰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蓋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觀之然後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說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爲同侶所執

而不服者亦可以安酒此語折之

宋太宗時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嚮應王小波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官

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
進專務飮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
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
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
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
爲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
民多脅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
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眞宗咸
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旴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槩

漢蜀邛州

咸平中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旴與劉旴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耶蓋蜀民勇悍又狃于僭僞之久故易誘以安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旴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眞宗曰得詠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時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飢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

釋迦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毋訣也嘗制福字于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刼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軍總使平之

邱文莊曰蠢賊之亂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

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象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歐陽修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盜

邱文莊曰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修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龔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郎

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迹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貽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知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于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于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于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

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楊雄有言御

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

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縱于

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

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亂

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為

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

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
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
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
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
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為
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
能于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
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
許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

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
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
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于朝所
獲賊盜量輕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
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
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
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者爲我用縱有姦
雄竊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

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于山海險阻之間以爲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踶齕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

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校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才間無不可者惟𠷣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惟𠷣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邱文莊曰富蘇二臣所見畧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有彼其紛紛擾擾之徒爲人所刼制者心無定制爲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其勢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祖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

以動衆督足以設謀其縱横詭秘機器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覊縻而不肯爲非即不幸一旦亡命則彼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爲夷狄効力其爲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仰惟　祖宗用人于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處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獨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愚願復申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所向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有膂力技能邁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衞所幕官或補任或添註或于武職中試其中才能出衆者果有顯効斷不次用之以爲將帥以爲方面異日爲國家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

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柔必不爲所能草書撒哭若木不量江面張元吴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來累有羣賊白日入城鬭軍資甲仗等刼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刼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司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刼財物散施無涯則

貧民樂隨矣恣行刼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脇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脇從也若諸處觀望奸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爲寒心

趙瞻言於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處爲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兆州郡亦不過備游檄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

常苟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効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卽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卽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邵文莊曰大盜之起必因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

塗炭宗社邱墟皆起于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羣盜剽刼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竊以爲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爲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于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于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爲之牧而不爲之閑校使爲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爲閑校之事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竊謂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備豈但州郡之罪哉而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分當其責焉請自今以後

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
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經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
用民力或用官錢貨工以次第爲之裁用附郭市
民免其雜差編爲丁壯夫甲量爲額數守之其餘
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爲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爲
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
俱監郡獄無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
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異時爲寇所攻劫
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處積
而累之天下天下之大
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爲
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
餅竭則罍耻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檑木砲石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千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邱文莊曰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在當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在當時爲陪輔其在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今天

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百里則爲一帝鄉與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請于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于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

磐石之固矣

徽宗時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堨村托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峝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屋致怨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爲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

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臠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寇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邵寶琲曰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爲也然人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

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此則欲不得遂此此其所以捐生以赴死而求生于死中將以泄其不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即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由今故甘心焉夫官吏恣己私以害民而受其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所不忍不得已而追一時之責以爲之者其罪亦當有所分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呼

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時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眞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非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千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

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邱文莊曰自古鹽賊爲民害者莫如鹽徒盡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御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盡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于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亂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于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于張士誠巢與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倘預思有以消弭之毋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于無可柰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

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戸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叅政

邱文莊曰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説誤之也何則大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于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寇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責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

下之力以攻之遏絶其萌使毋致于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日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欒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皐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邱文莊曰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籍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

他發不獨本兵者不敢主此議而建議者亦不敢啟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卽成千萬是何公爲之甚難而私爲之乃易易如此哉必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邱文莊曰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憂也天下之禍常生於不足憂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

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捐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為物猜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囊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繫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挺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于招降莫深于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迫討之官素無

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奸惡之民見其頁罪者未必死也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掠攻刼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于招降凡賊姦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疎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追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日與其嬰鋼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遁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威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殺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奸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有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有過于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即蘇軾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爲治誠能輕徭薄賦省刑戢吏

遇有水旱卽與賑濟自無賊盜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卽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旣成必須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予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比上官軍輕之反爲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大逆其後也復謂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墮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則蓋賊盜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徹與之刻期曰某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成矣旣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撫夷狄之術異驗于予之所見尤信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

登壇必究卷二十七

淮陰王鳴鶴　編𨐌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攻城說

王鳴鶴曰　國朝以六合爲家文教覃敷迄于荒裔即有潢池之竊弄天威震蕩靡不殄滅孰敢久據堅城抗我　王師哉然則攻城之策殊非今日之切務矣雖然法有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微乎微乎是烏可忽焉已

也北虜無城郭宮室逐水草而居或至揚塵塞下驅之而已奚用攻爲蠢茲島寇竊負朝鮮築城鑿池計在不拔察其志慮寧獨爲彈丸黑子地耶十年之間代爲援守兵食困匱海內繹騷或謂巢穴一日未破中國之害一日未除故飭士卒給糧餉修器具決戰絕域環困孤城宜於目前亟爲之計廼備載成法圖式昭然至若覘虛實審彊弱臨時相機則有神明之妙用是未可以脣吻悉也嗟夫此豈特爲今日島寇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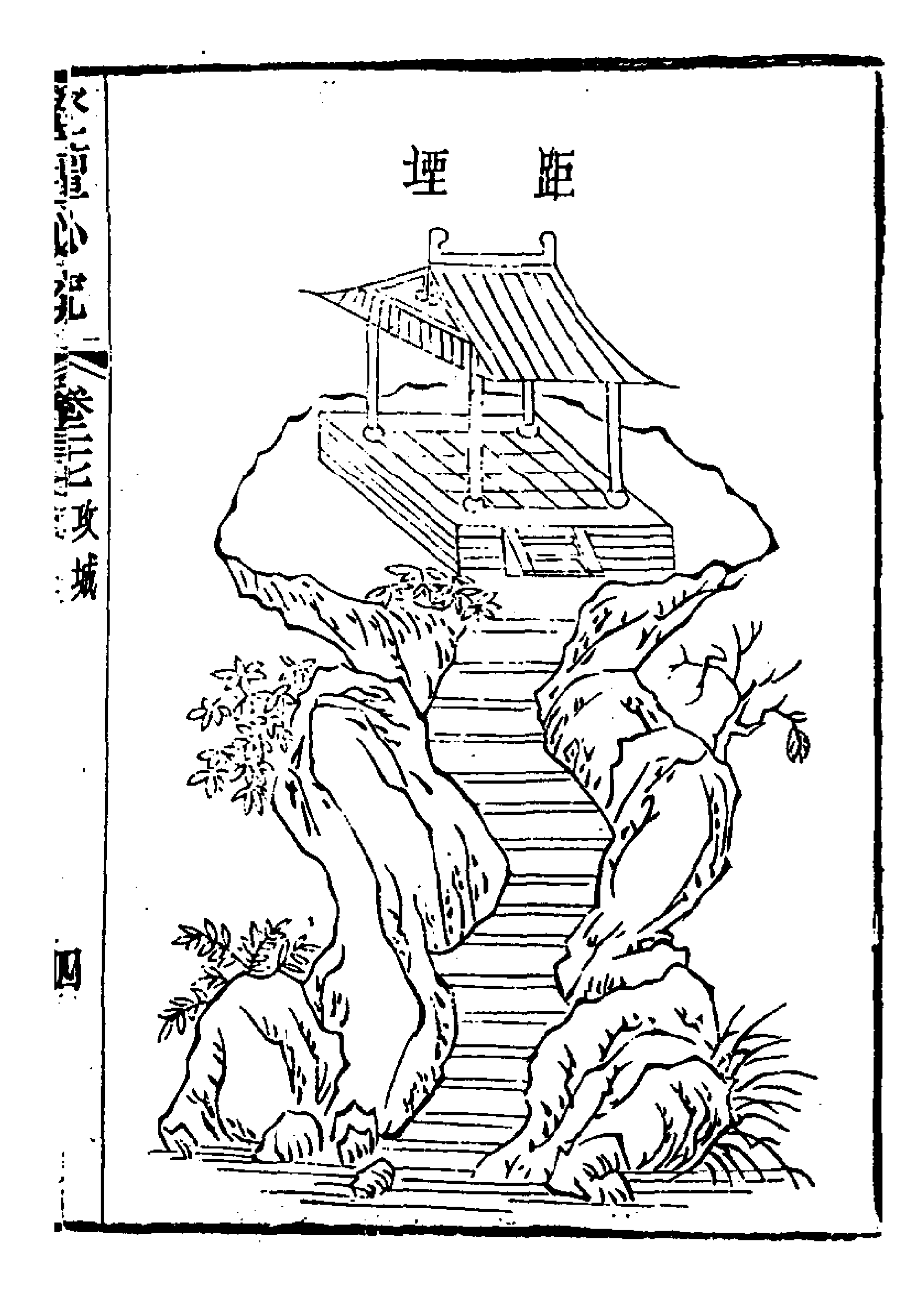
攻城法 但賊衆避於城用此法攻之　附器具圖

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皆謂用謀以降敵必不得已始修車櫓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踊土距堙又三月而後已恐傷人之甚也故曰攻城爲下然攻亦有道必審彼彊弱量我衆寡或攻而不圍或圍而不攻知此則能勝矣攻之者大要攻其所不守與其所必救故城有宜急而取之者有宜緩而克之者若彼我勢均外有彊援慮腹背之患須急攻之以速其利如我彊彼弱

外無寇援力足以制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是謂不以兵攻以計困之令其自拔令其自毀若城堅兵衆欲留我師外援且至則表裏受敵拔之未足爲利不拔足以挫威若是將有不勝其忿而蟻附之士卒被傷城終不拔乃攻之災此所謂不審彼之彊弱者也法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兵少則不可久圍環而鬭之離而合之此所謂量我之衆寡者也又城有所必攻者有所不攻者故兵向城必先使諜者求知城中之粮數計人爲費粮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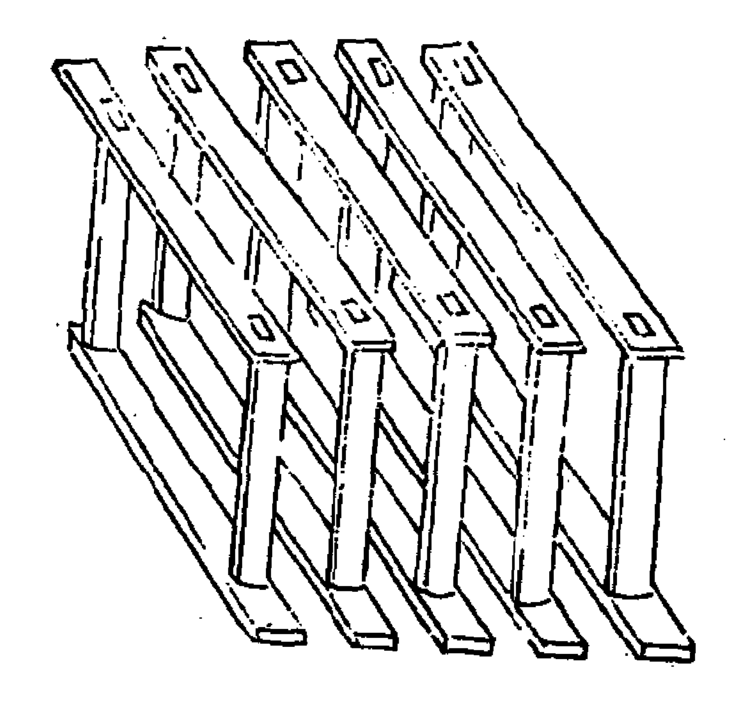
人少則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則圍而勿攻此所謂或攻或圍者凡欲攻城備攻具然後行之得主地然後臨之趨其所救謂攻其軍主之所在絕其所恃謂斷其糧道而守其歸路使外變不得相救也圍兵必去城三百步外則弓矢不及姦僞不通賊出突圍勢力已困欲攻其一面則四面撓之使敵不知所備此兵謀也不發掘墳墓不殺老幼婦女不焚廬舍不污井竈不毀神祠佛像恐怒敵也破城鼓聲未絕不許散俘虜散俘虜須限以時及

時擊鼓三通軍人便須歸營若捉獲婦女者三日
外不許留置在營此軍禮也得賊城堡非有要害
可恃者不分兵鎮守得賊城近境者則固守以積
糧儲薪芻守備之物此所以免轉輸之勞也今采
歷代攻城之器可施設者圖形於左以備采用


距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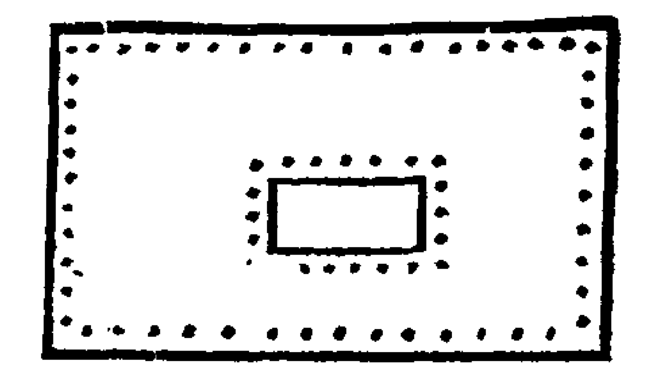
距堙即土山也凡頭車穴城則取其土爲堆阜非穴
城者亦可鑿土爲之使人乘城而上世亦謂之疊道
仍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容運土人以
避矢石

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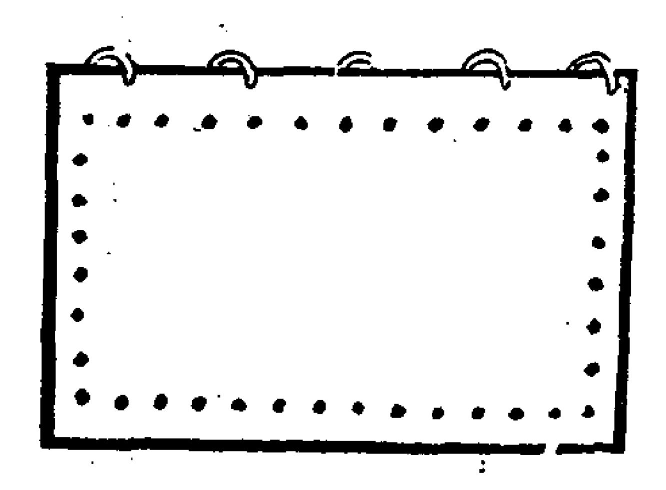


右地道約高七尺五寸廣八尺凡攻城者使頭車抵
城鑿城爲地道每開至尺餘便施横地栿立排沙柱
架罨棎防城土下摧鑿之漸深則隨益設之遲木皆
自頭車絡棚內外來往穴城欲透壘留三五尺以來
則積薪於內縱火焚之柱折則城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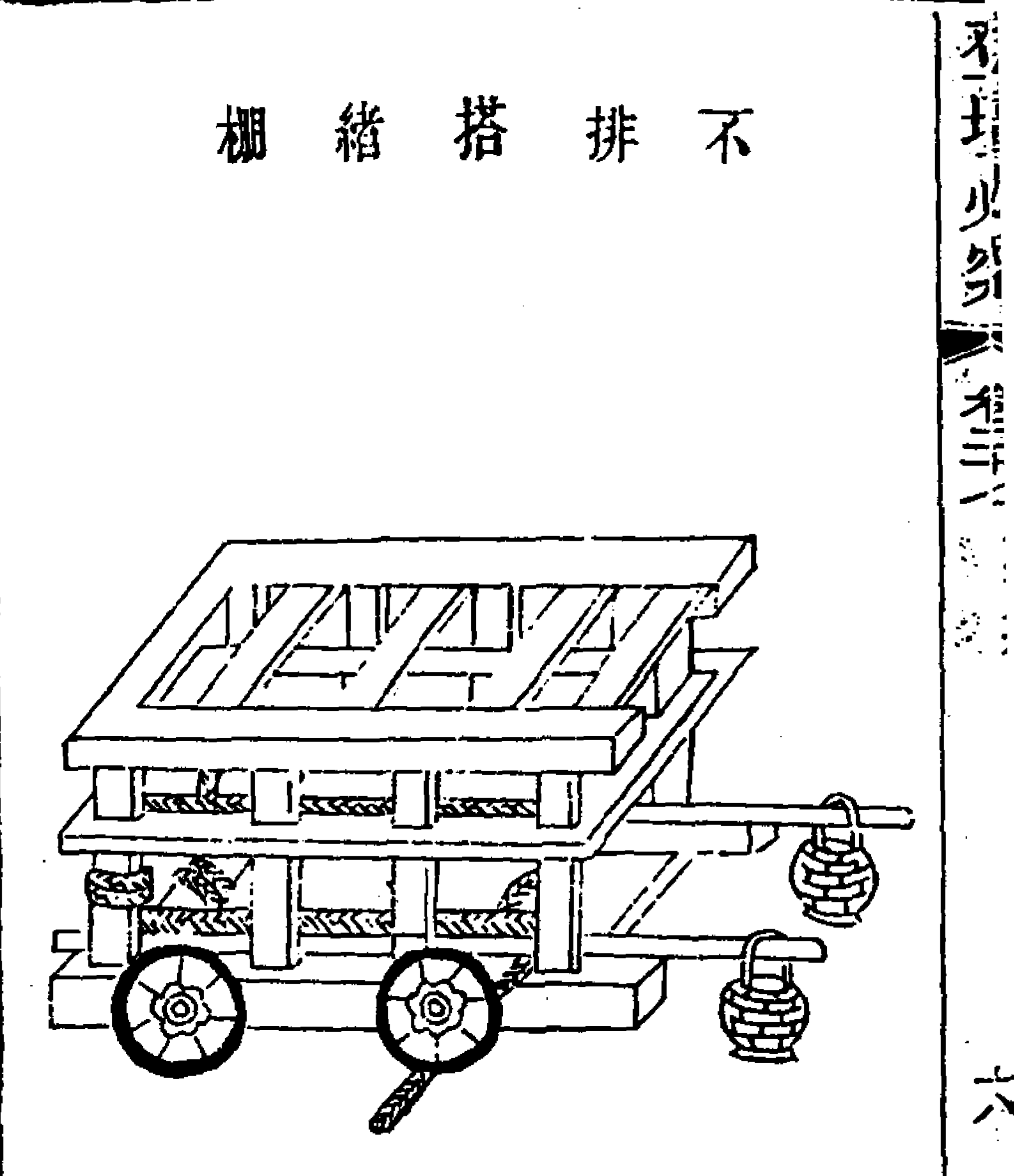
緒棚蓋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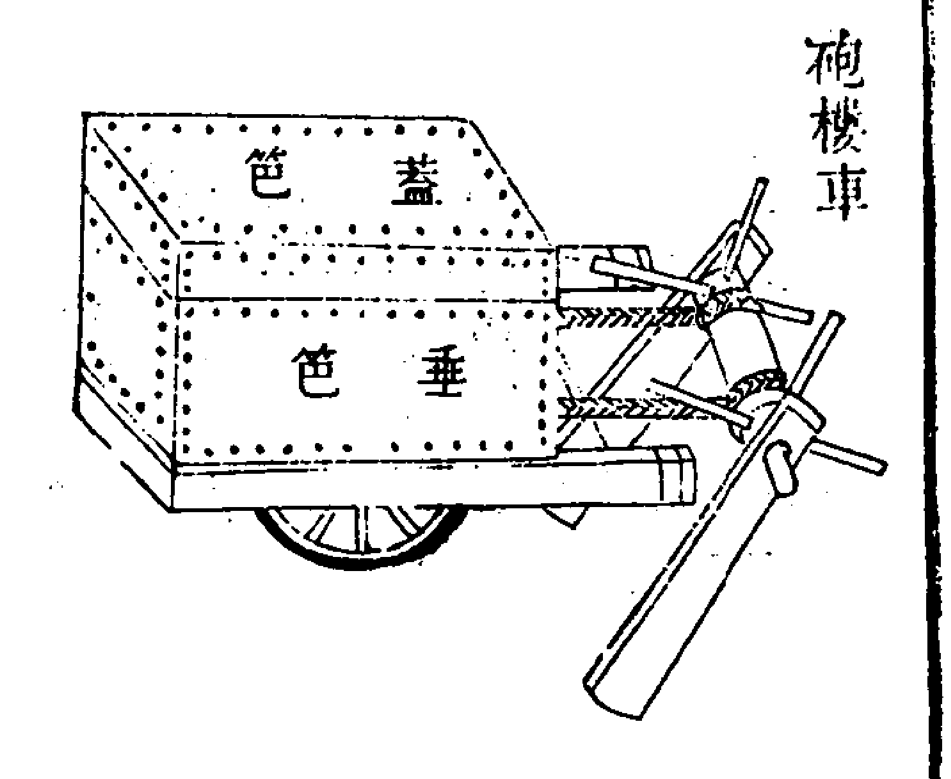
緒棚垂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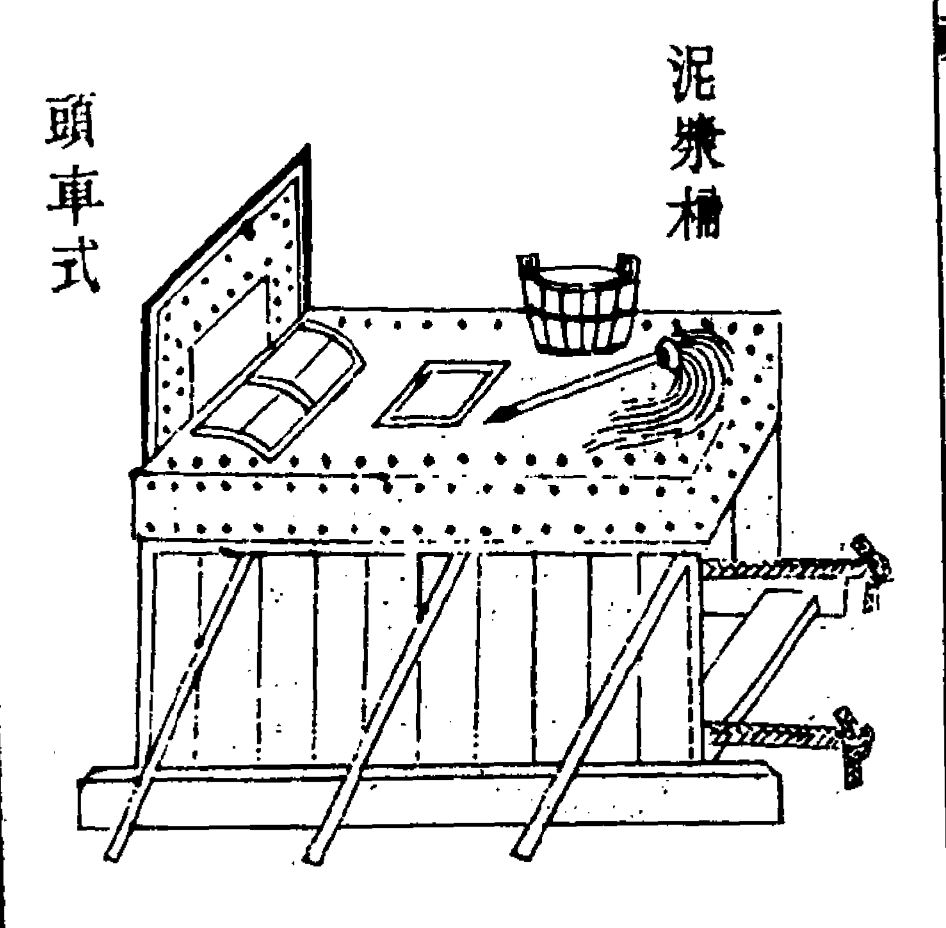
不排搭緒棚



排搭精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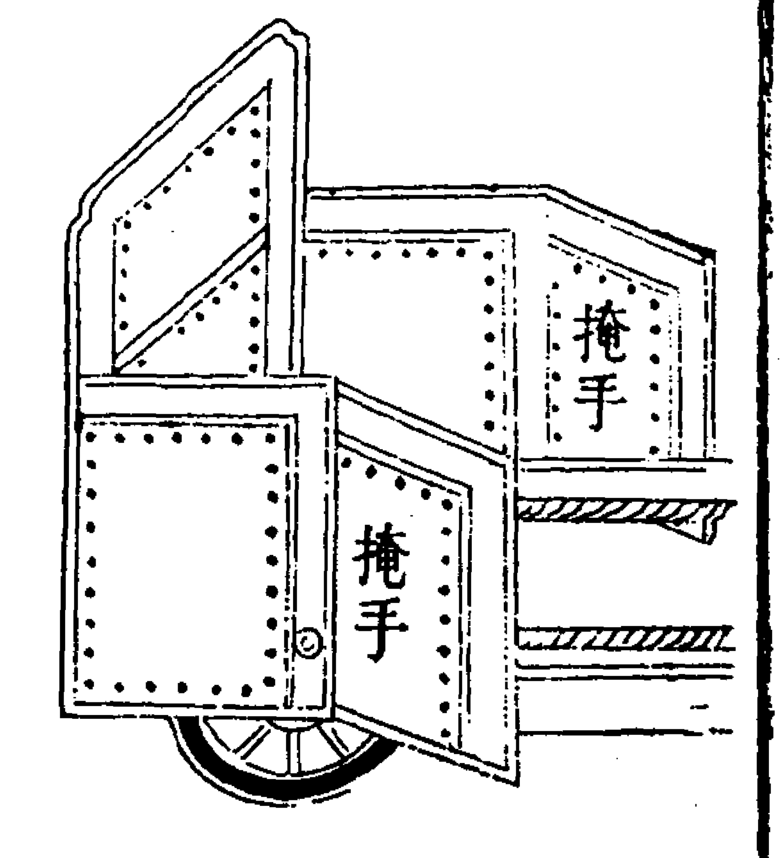


掛搭緒棚接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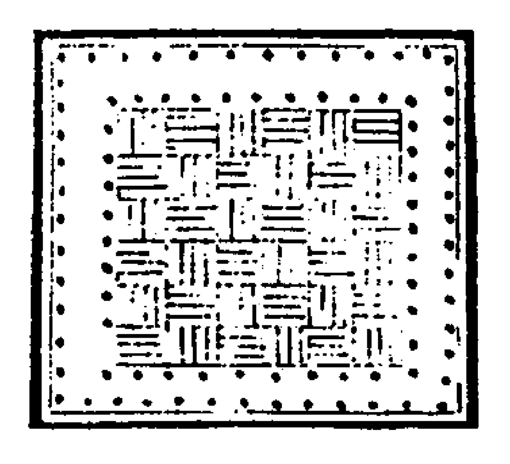


車要繩相接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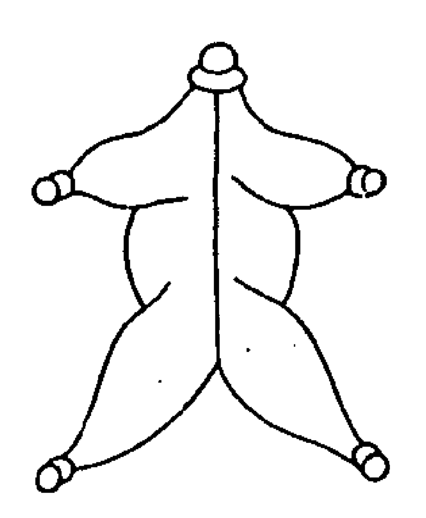
屏風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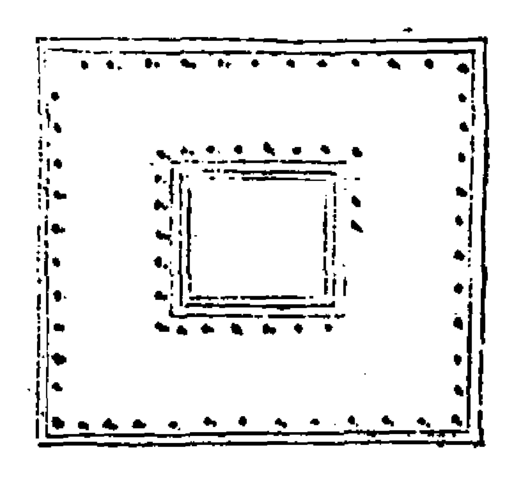
編皮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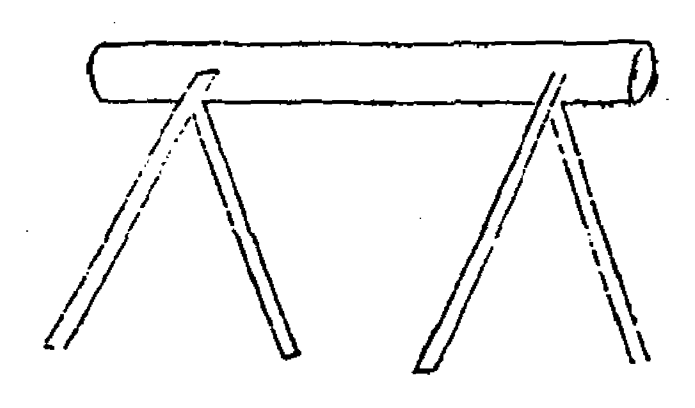
渾脫水袋



屏風笆



木馬子



頭車梯

撐鳫翅笆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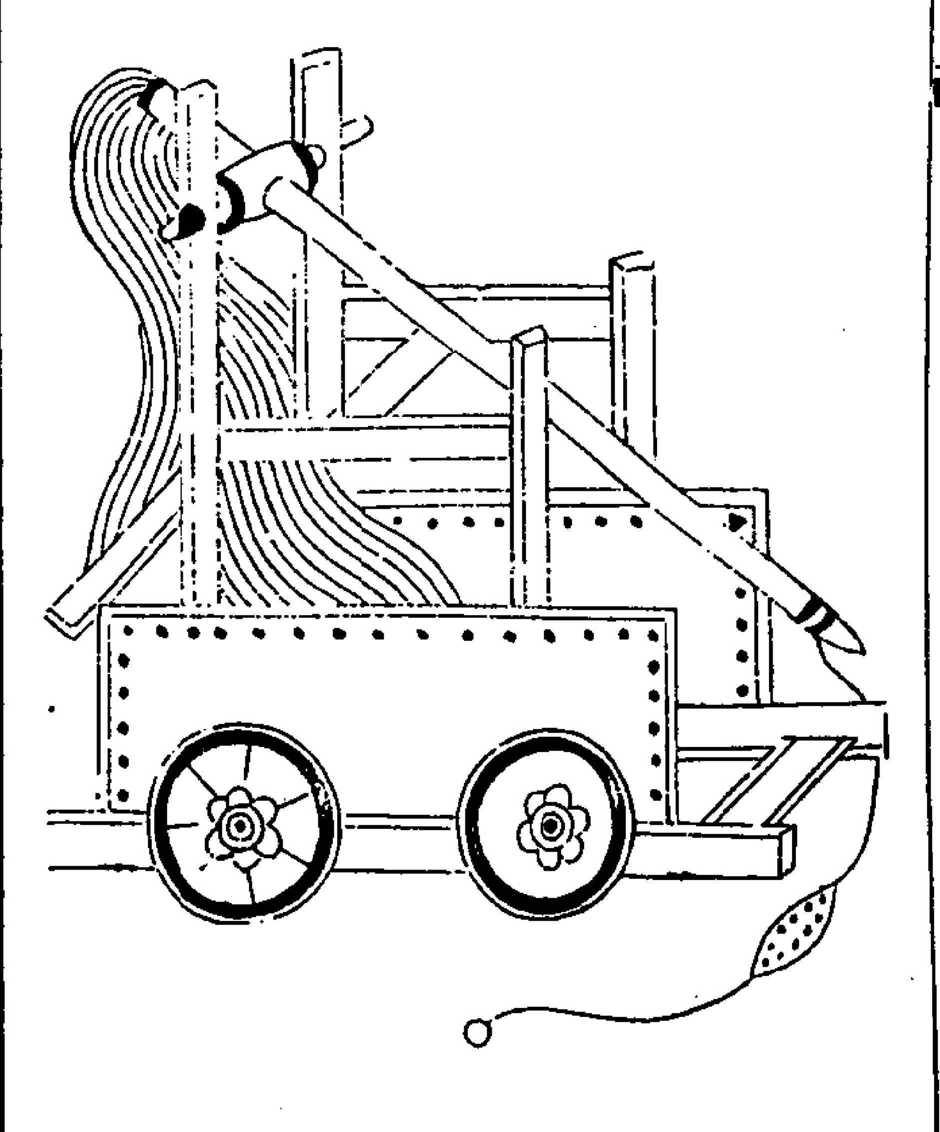
右頭車攻城器也身長一丈六尺濶七尺前高七尺後高八尺以兩巨木爲地栿前後梯桄各一前桄尤要壯大上植四柱柱頭設涎衣梁上鋪散子木爲蓋中留方竅廣二尺容人上下蓋上鋪皮笆一重（皮笆以竹片編成以生牛皮幔）笆上鋪穰藁厚尺餘穰藁上又施皮笆所以禦砲石也車三面皆設約竿（卽今坐檻上欄干）頭牌木每牌長九尺濶五寸厚六寸首有小竅以皮繩繫著車蓋並在約竿外木無定數但取遮蓊三面牌外又垂皮笆亦以禦砲方竅下置梯

以升蓋上前施屏風笆一笆中開前窗倚以木馬令人於笆內射外凡攻城鑿地道以車蔽之先於百步內於矢石擊當面守城人使不能立乃自壕外進車用大木二條各長一丈八尺謂之揭竿首插前桄下稍壓後桄出以土囊壓竿稍令揭車首昂起車每進便設緒棚續車後遇壕則運土雜芻橐填之運者皆自車中及緒棚下往來矢石不能及又以千斤大麻繩繫車前桄引向後出以絞車自後急絞以助竿力令車首常去地尺餘兩面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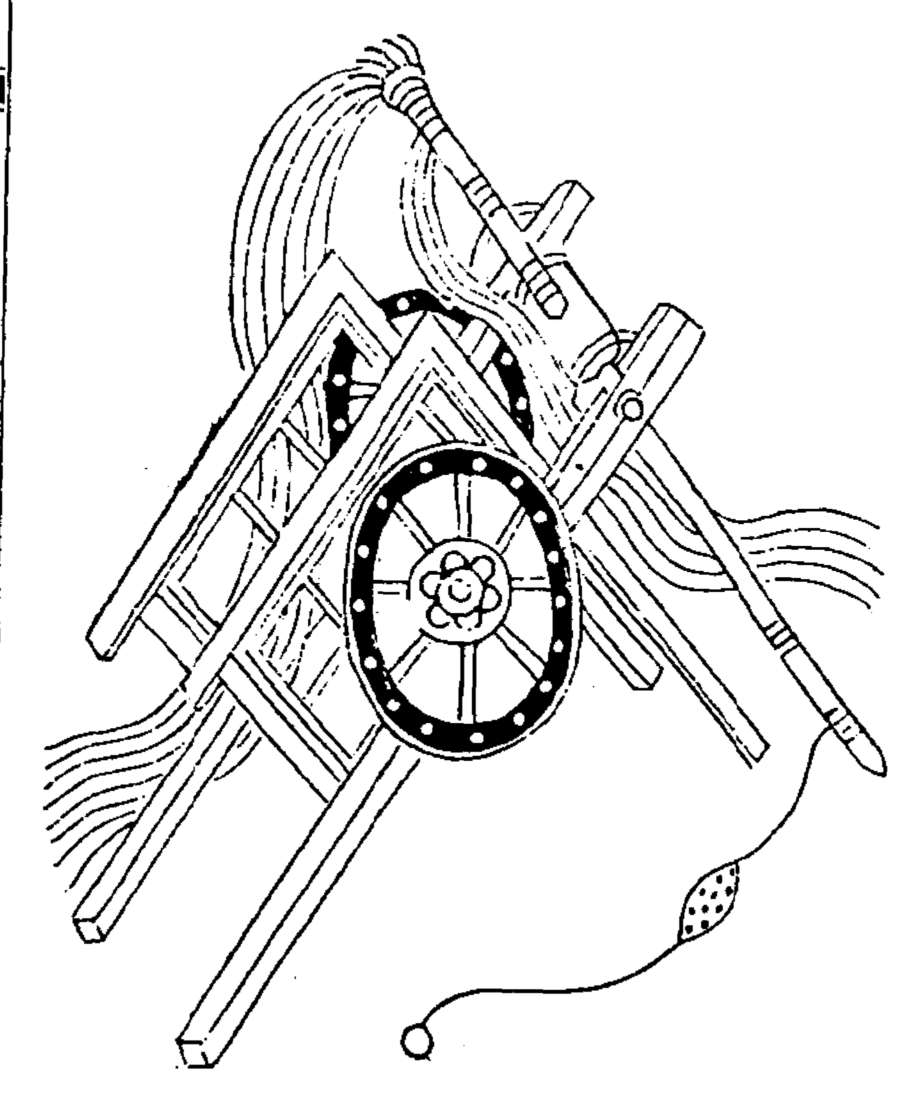
卒牌木下分用三十人推挽梯桄下又以木撅鐵挺斡跳使進抵城下

頭車舊本無輸又無頭牌今添入兩旁十輪及前面屏風牌并兩掩手庶可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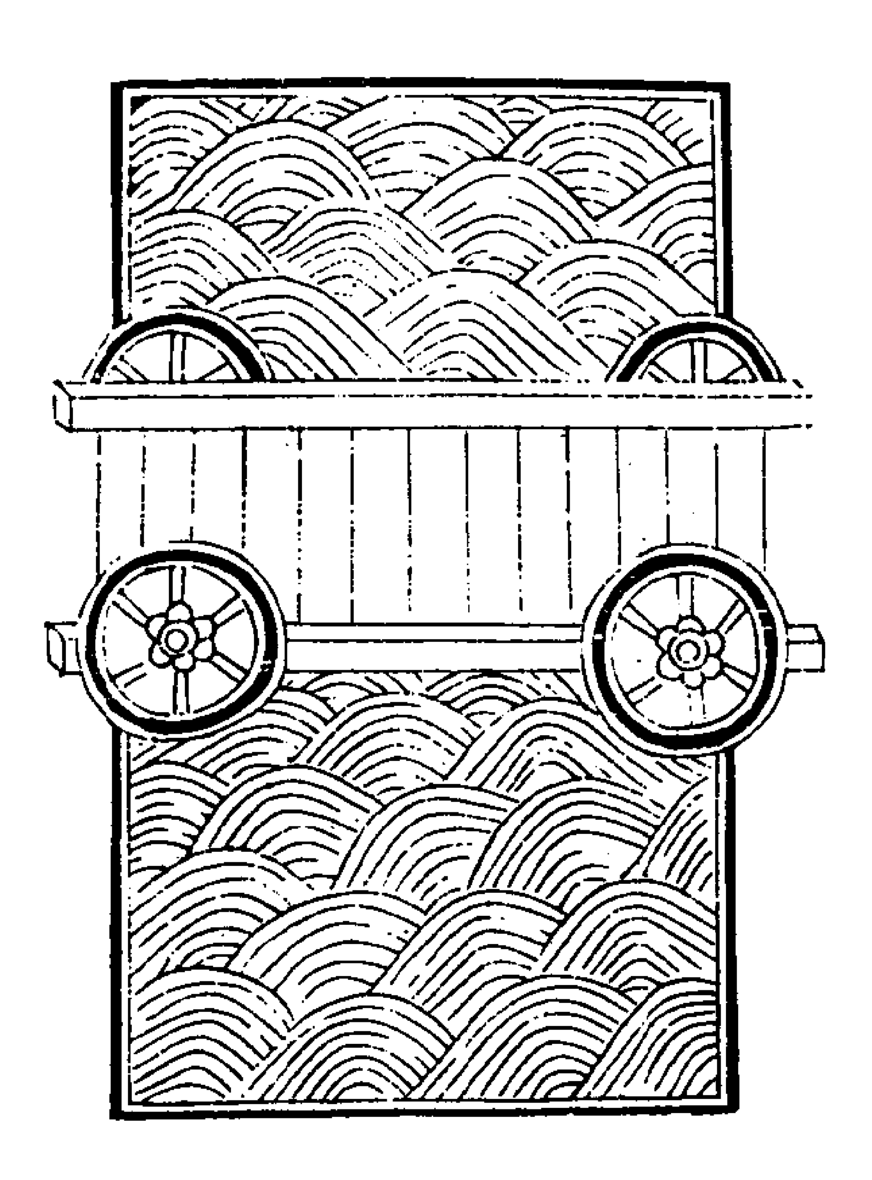
行砲車



行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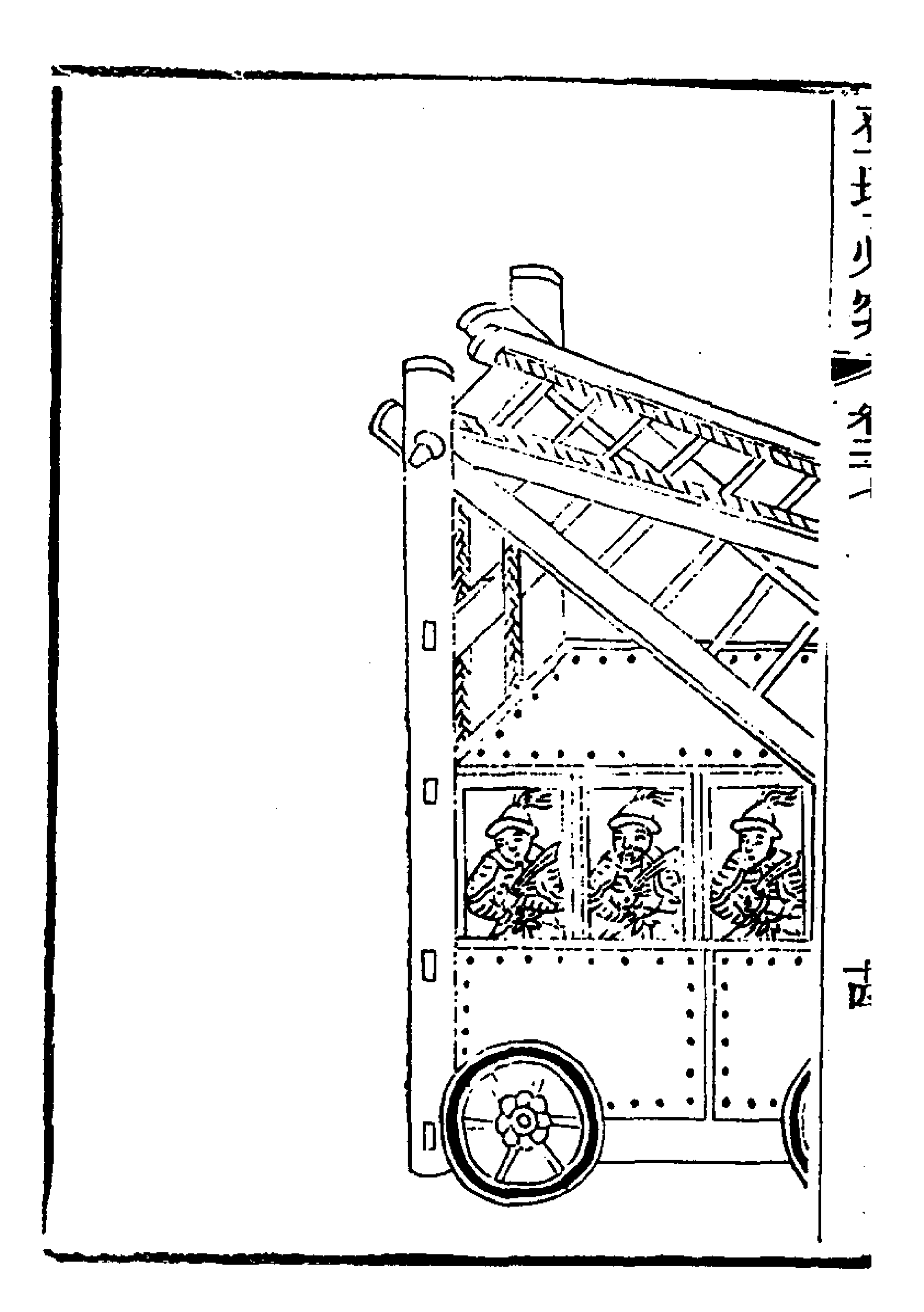
壕橋



摺疊橋

右壕橋長短以壕爲準下施兩巨輪首貫兩小輪推進入壕輪陷則橋平可渡若壕闊則用摺疊橋其制以兩壕橋相接中施轉軸用法亦如之

雲梯



右雲梯以大木爲床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故曰雲梯

火車

右火車以兩輪車中為爐上施鑊滿盛以油爇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積薪推至城門樓下縱火而去敵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則樓可燔也

飛梯

飛梯長二三丈首貫雙輪欲蟻附則以輪著城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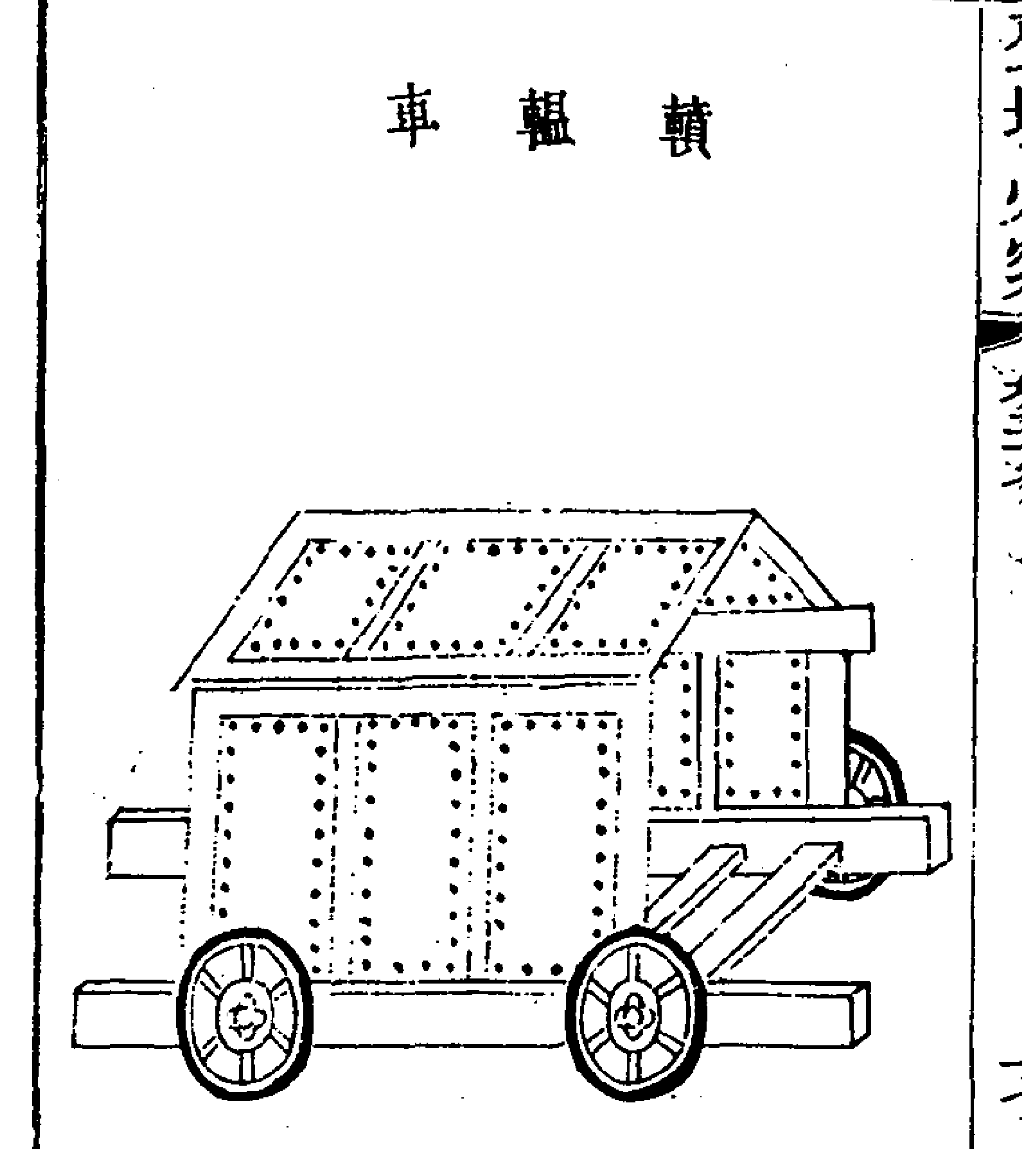
竹飛梯

竹飛梯用獨竿大竹兩旁施脚澁以登

躡頭飛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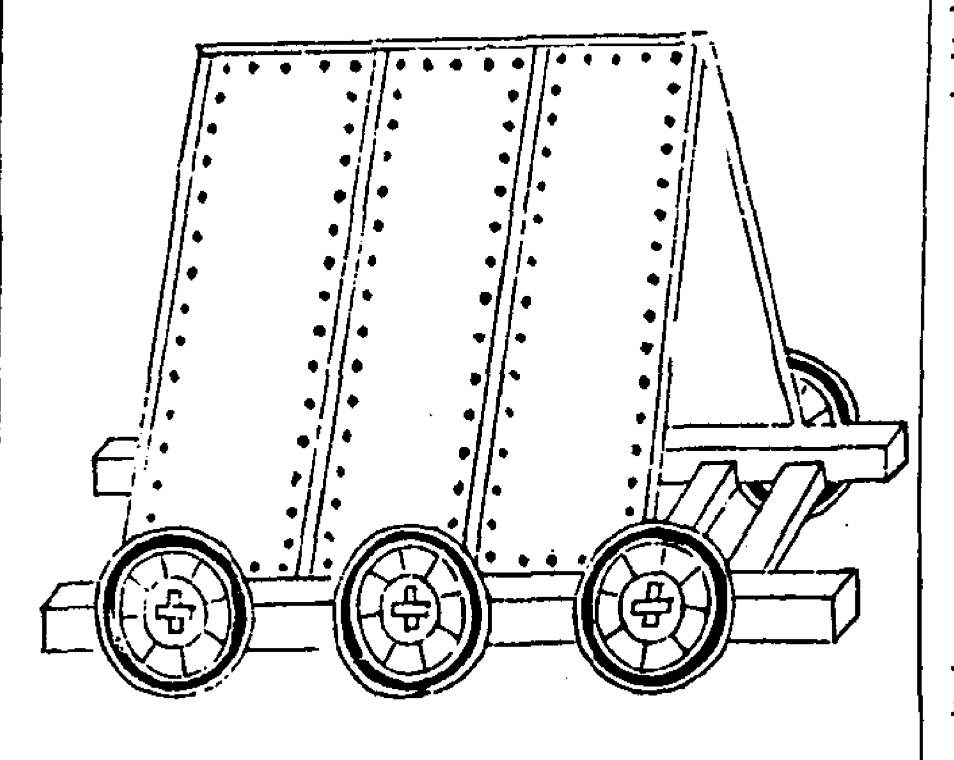
右躡頭飛梯如飛梯之制為兩層上層用獨竿竹中施轉軸以起梯竿首貫雙輪取其附城易起

轒轀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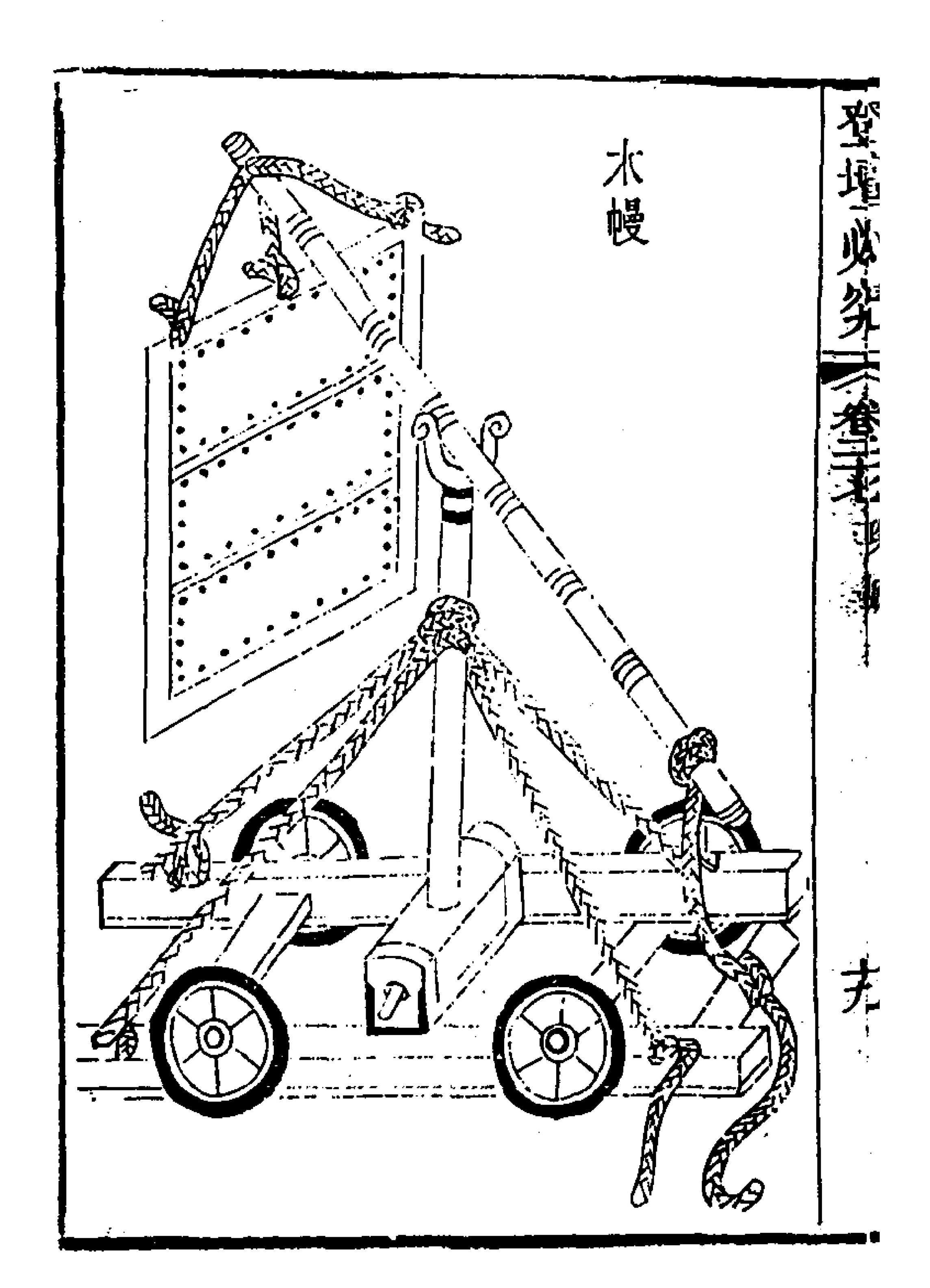


右轒轀車下虛上蓋如斧刃其車梯盤勿苴桄板載中可容人著地推車以四車輪其蓋以獨繩為脊以生牛皮革蒙之中可蔽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攻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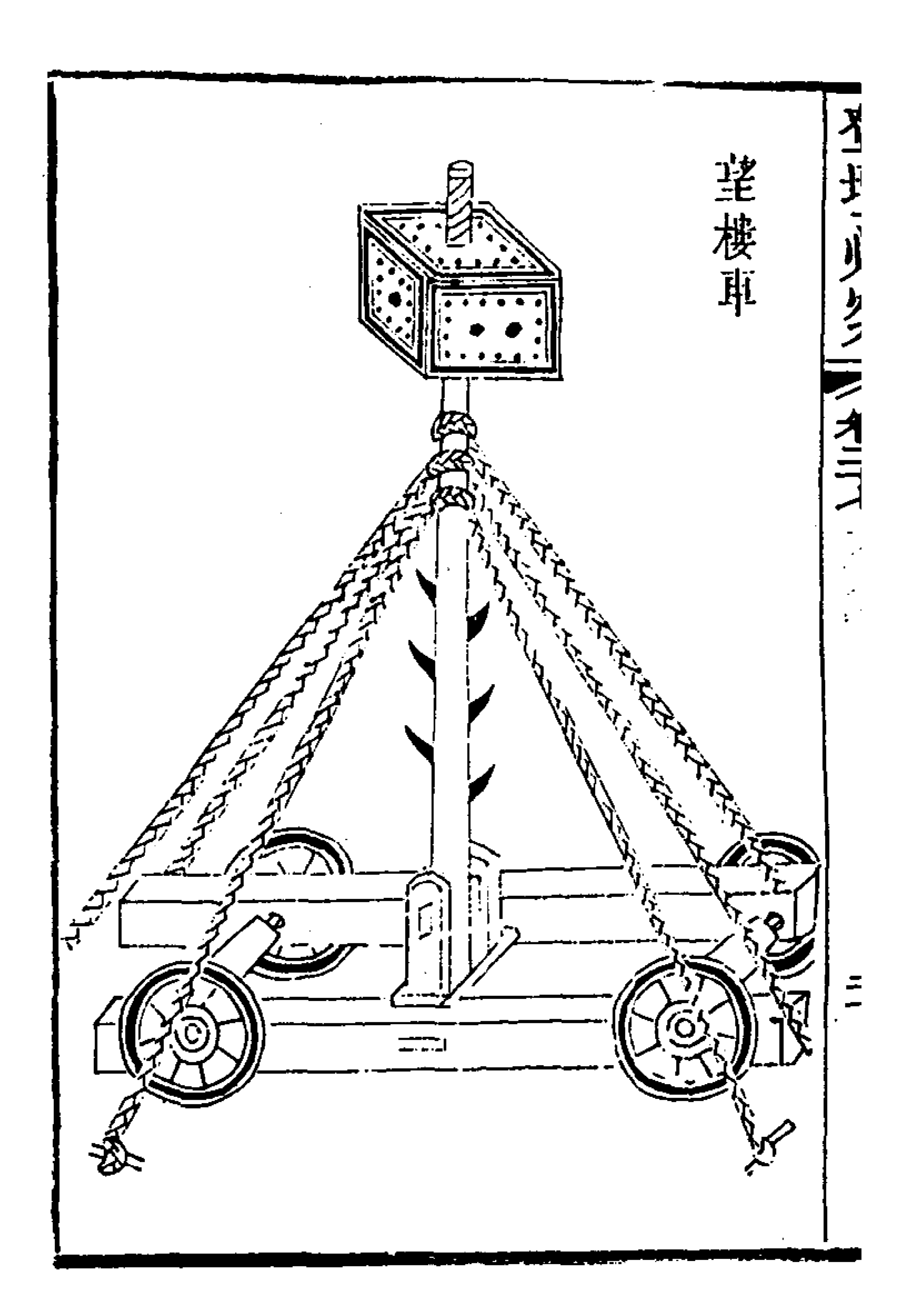
尖頭木驢



尖頭木驢形如轒轀車惟增二輪上横大木爲脊長一丈五尺上鋭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內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水幔

木幔以版爲之倒如屛車以生牛革上施枯槹載以四車輪低昂以繩挽之凡攻城欲蟻附者則以幔禦當面矢石也


望樓車

右凡望樓與城中望樓爲一（制具守城門）所以下望城中事攻城欲利推從故以車載其制以堅木爲車坐非轅長一丈五尺下施四輪輪高三尺五寸上建望竿（凡建竿皆用鹿頰木）長四十五尺上徑八寸下徑一尺二寸（如之長木亦可接用）上安望樓竿下施轉軸兩傍施叉手木繫麻繩三棚上棚二條各長七十尺中棚二條各長五十尺下棚二條各長四十尺帶環鐵橛十條皆下銳凡立竿如舟上建檣法釘橛繫繩六面維之令固餘制及候望法皆約城中望樓也

鐵猫

右鐵猫以鐵索繫三鬚

火鈎

右火鈎以雙鈎爲刃

火鐮

右火鐮以鈎刀爲刃

火叉

右火叉以鐵爲兩岐凡攻城將透積薪草松明麻
糀音訛於地道中加以膏油縱火焚城續之令不滅
則施四物以備用燒之三日其城自摧

烈鑽

右烈鑽刃連袴長一尺五寸上銳下方闊八寸柄長三尺有拐

钃耳刀

钃耳刀刃連袴長一尺上銳下狹柄長三尺凡攻城先用刀鑽土後地鍬鍤

鑐錐

鑐錐刃連袴長二尺柄長一尺五寸穴城深者以錐探透之

蛾眉鑺

蛾眉鑺長九寸刃闊五寸柄長三尺

鳳頭斧

鳳頭斧頭長八寸柄長二尺五寸亦地道內撅土用之

注盤

木檻

皮透槽

古注盤方四尺深七寸中開一竅

木檻方四尺深二尺以儲人溺臭藥

皮透槽長四尺闊三尺以生牛皮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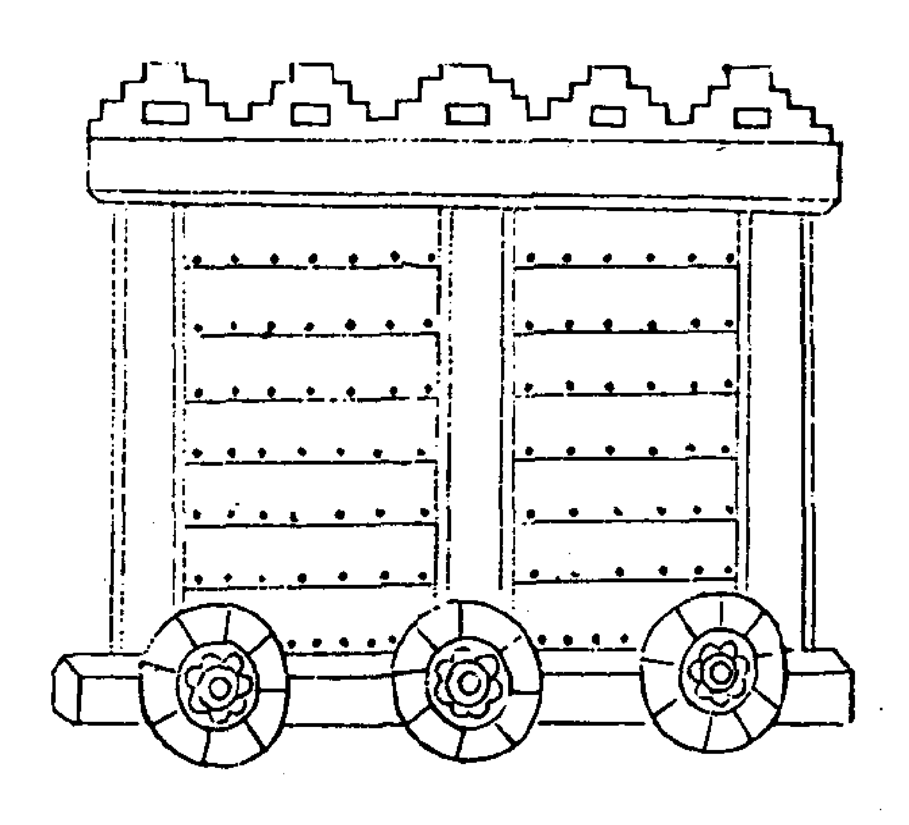
皮漫

皮漫方六尺五寸亦生牛皮爲之四角各施鐵逋環環貫火繩

凡攻城爲地道敵人返穴地以迎我我則煑人清臭藥自翻身竅中以注盤透槽下灌敵人（翻身謂城中鑿地道迎我以甕聽審知所自發則旁穿暗道層級漸高直至敵人所鑿地道上爲穴穴口置注盤以透槽注藥以灌之）皮漫凡我鑿地道敵人作翻身竅注藥害我我則張皮漫繫絙於排沙柱端以盛之則無害

行女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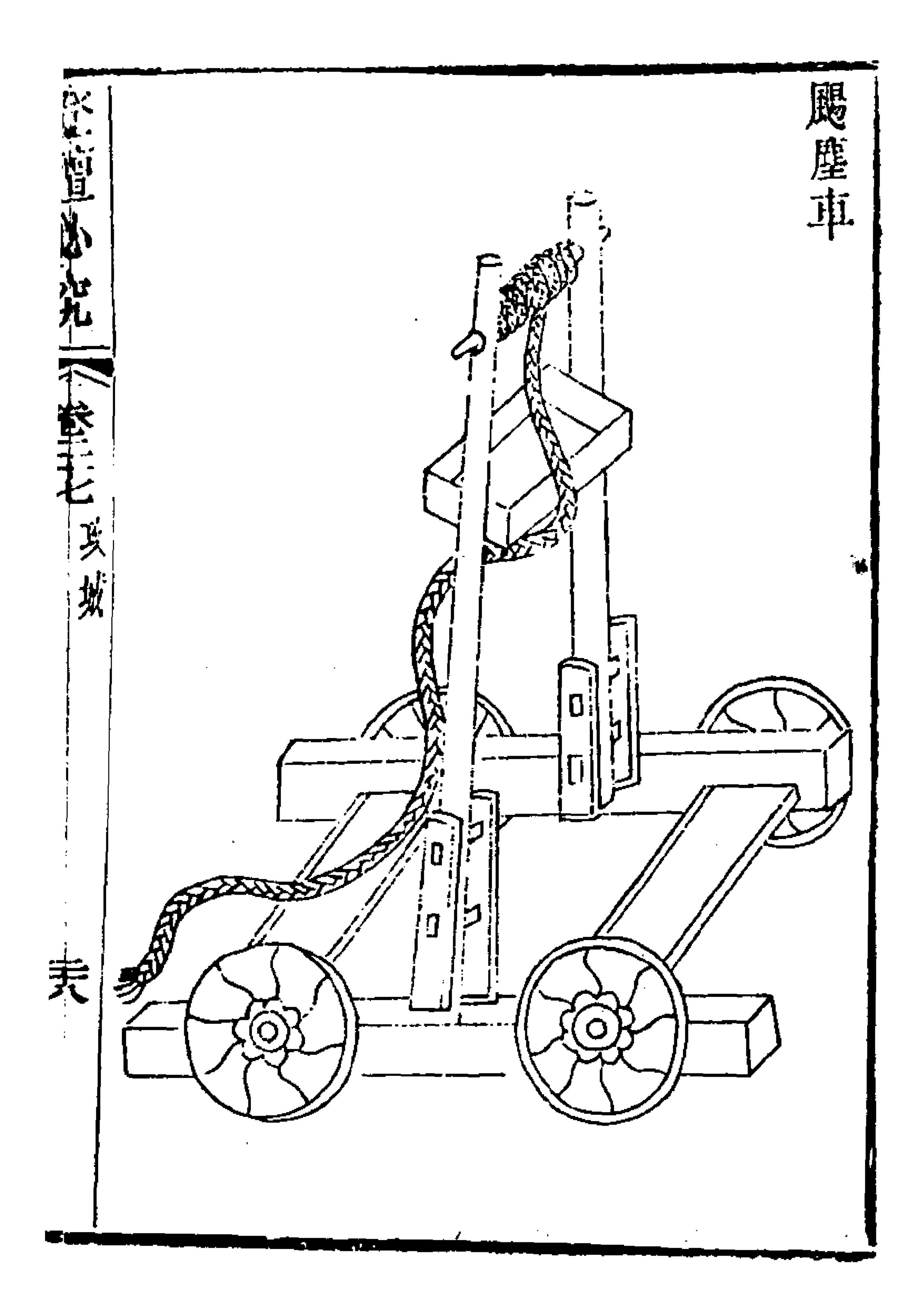
木女墻



行天橋

避檑木飛梯

把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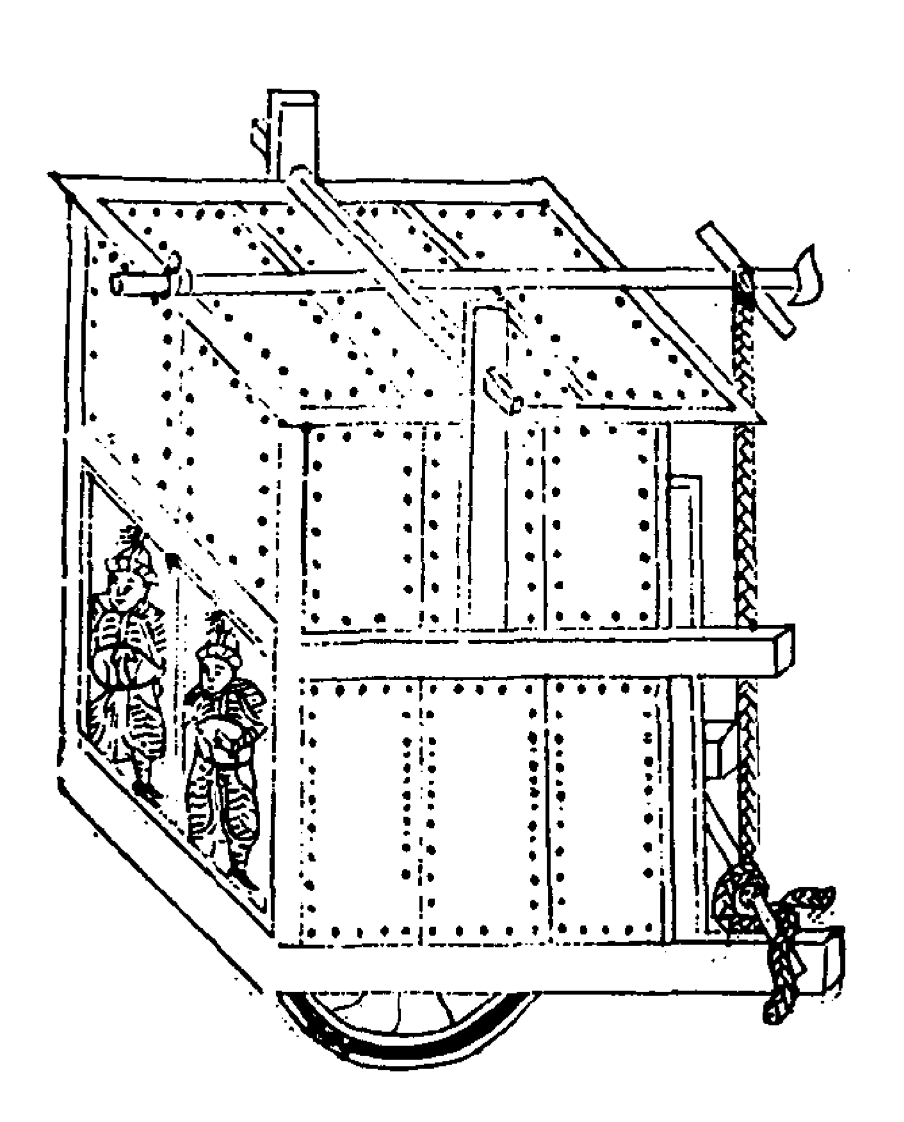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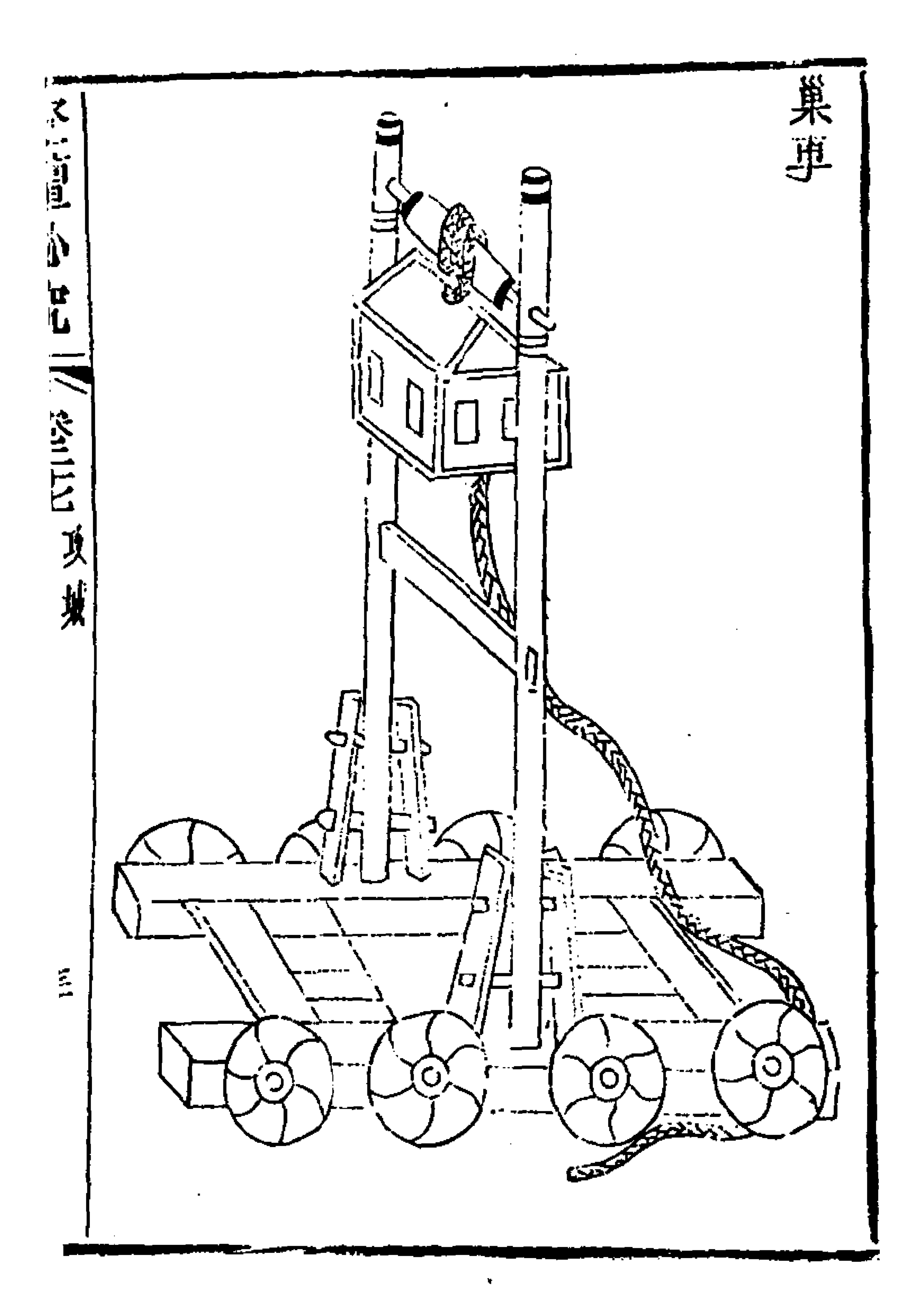
颺塵車

颺塵車約行煙置三之二十具如飛梯板屋之類或即以飛梯板屋移用之亦通其車與烟同縱待烟氣盛即推車逼城颺其塵灰守城人不能存立必迴避聚向一邊則攻城人可緣上用石灰最佳

填壕車

填壕皮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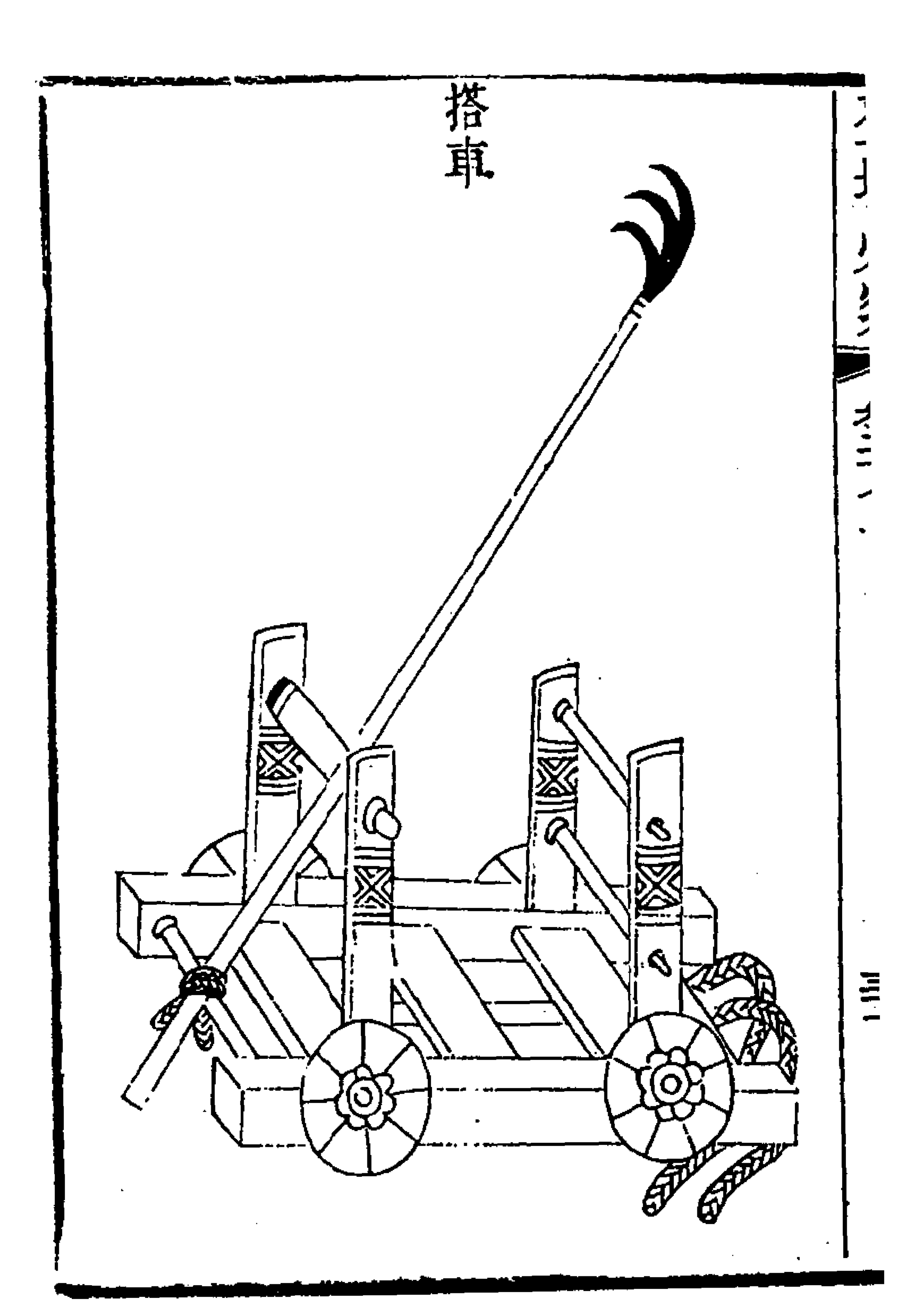




巢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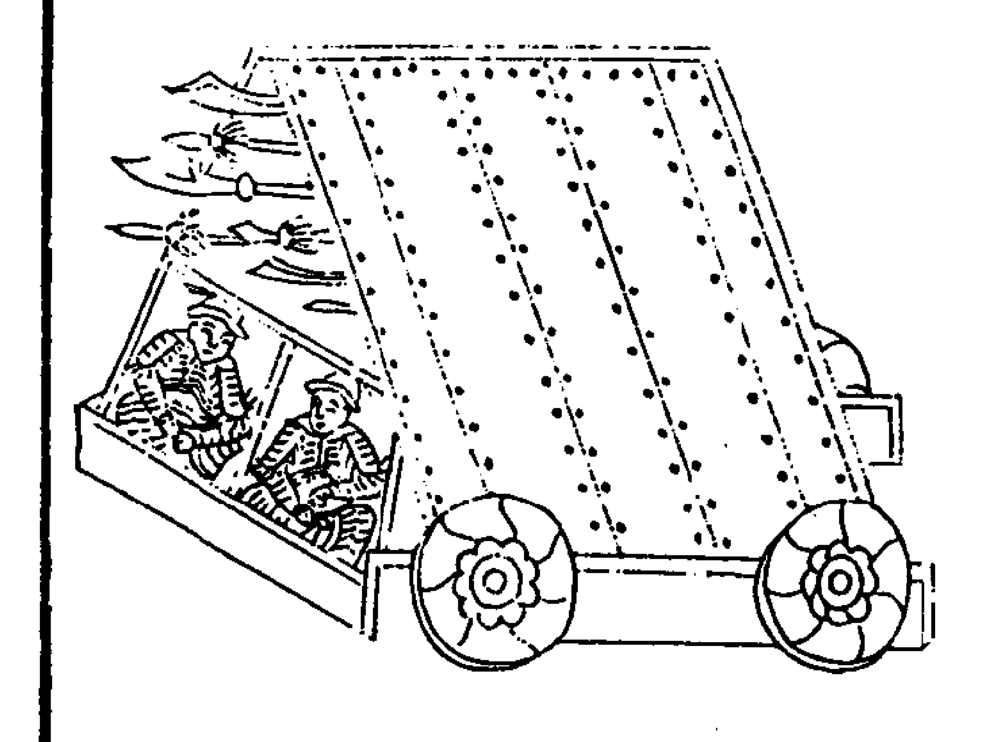
巢車其制以八輪車當中建高竿竿首施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其屋方四尺高五尺以生牛皮裹之以禦矢石竿之高下以城爲準使人藏屋中下窺城中事遠望如鳥巢故謂之巢車也

搭天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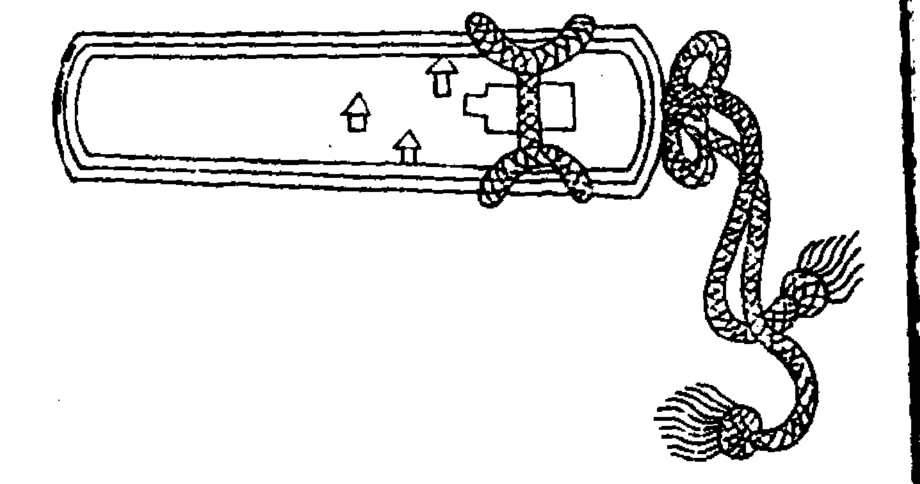

搭車

餓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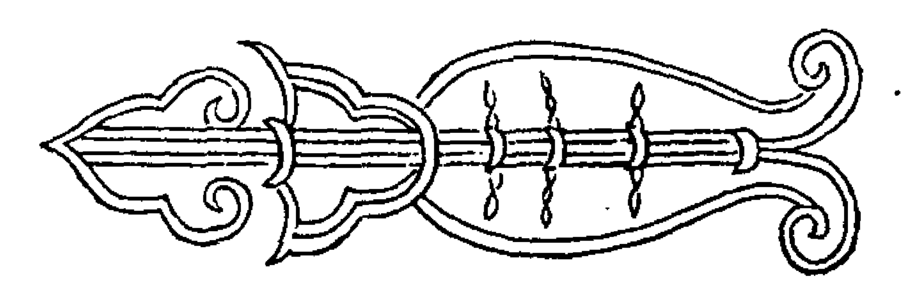
鈎花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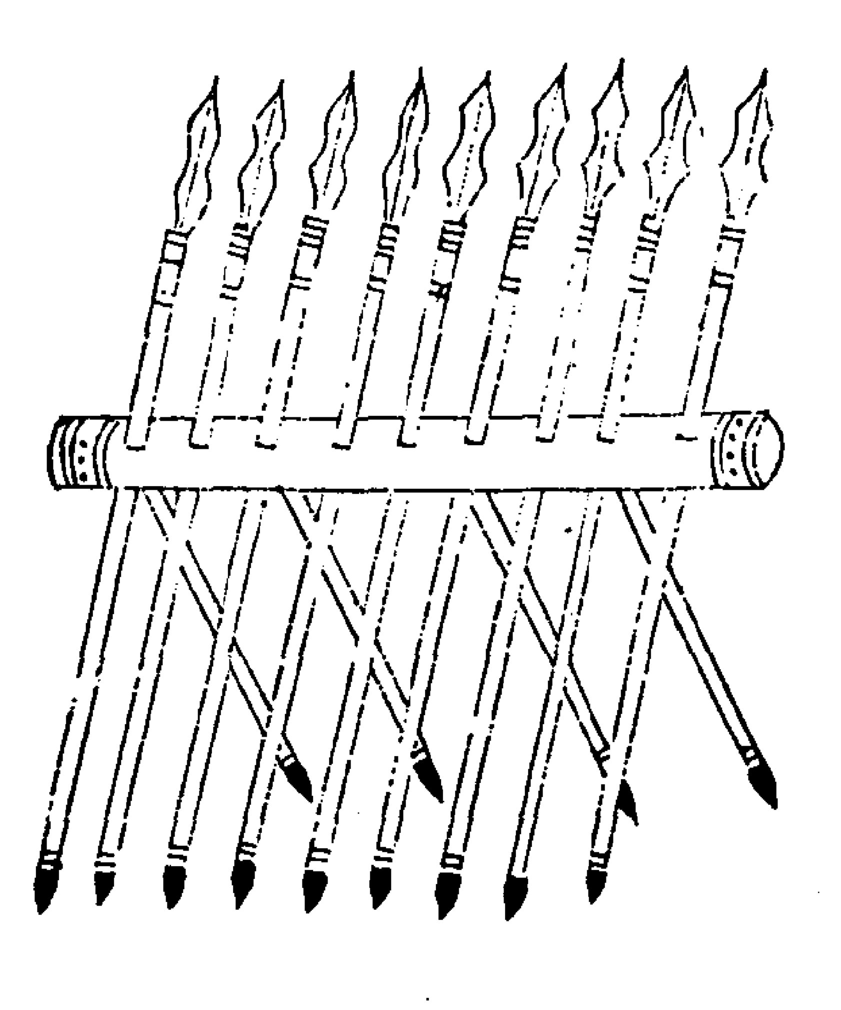
地戟



風輪舡



拒馬鎗



兵書曰攻城者迅聲烈勢有若雷霆使壯士不及掩耳李靖曰兵貴神速經久變生三畧曰拔而勿久夫城虛者可守城實者不可守虛者謂其無人馬糧草不足戰者守具不完又無外援止可以深溝高壘待之其賊計無所施自然求出則易擒或城中糧絕旦夕要出我乃詐爲拙軍點集人馬空闕一隅夜則詐燒火炬令賊望見必從空處突出乃於要害多設奇伏兵勁弓硬弩邀截斷其首尾不使相救則使偏將領步兵入城安撫居民守護

倉庫城實者謂城中足食足兵求戰不出必有外救不可以守久則致變生外救必至所謂停囚長知是也可多設奇謀疾速攻之破城之法攻城之具各有名件今具一十二條可詳用之

一用鵝車洞子運土填濠作距堙土山於洞子內使人分作左右兩行一行轉土入濠填城下一行轉空器洞子別使壯士聚土轉入不可使人往來搬運出入不使有距堙可望却採斫木植用布袋盛土堆積上城廣積柴薪城邊惟高闊為妙其洞子

上多設泥漿㮞麻搭防備猛火油箭火砲○一用尖頭木驢虎頭車宜抵城下用鴉鶻钁鑿士開作一窟穴令自崩摧○一用二脚雲梯上城則檑木不能害○一用火砲打敵樓撞車衝門破栅○一用火砲火箭火禽燒城中積聚○一鑿城作孔夜使壯士入城斬關偷門亂燒積聚○一將自家軍兵分作番次令晝夜使矢石鼓噪攻之致彼不能安坐如此三晝夜不得眠而人自困乏力衰我亦詐作困甚樵且住攻於中夜月黑時使蹻捷勇

鬬之士上城偷門斬關引大兵入城○一常於要害處設奇伏防外援如無則不然也果有更分兵攻吾○一可於中夜用勁弓硬弩射箭入城於箭上繫書間諜反害之意許之重賞如士卒收得亦可遞相誘說令內外相應○一能知賊魁所用腹心謀主及左右輔佐有才能之人可於箭上貼寫文字相約會合之意射入城中亦可反間令上下自相殺代也

右已上件破城之法陳其大畧觀古賢知攻其所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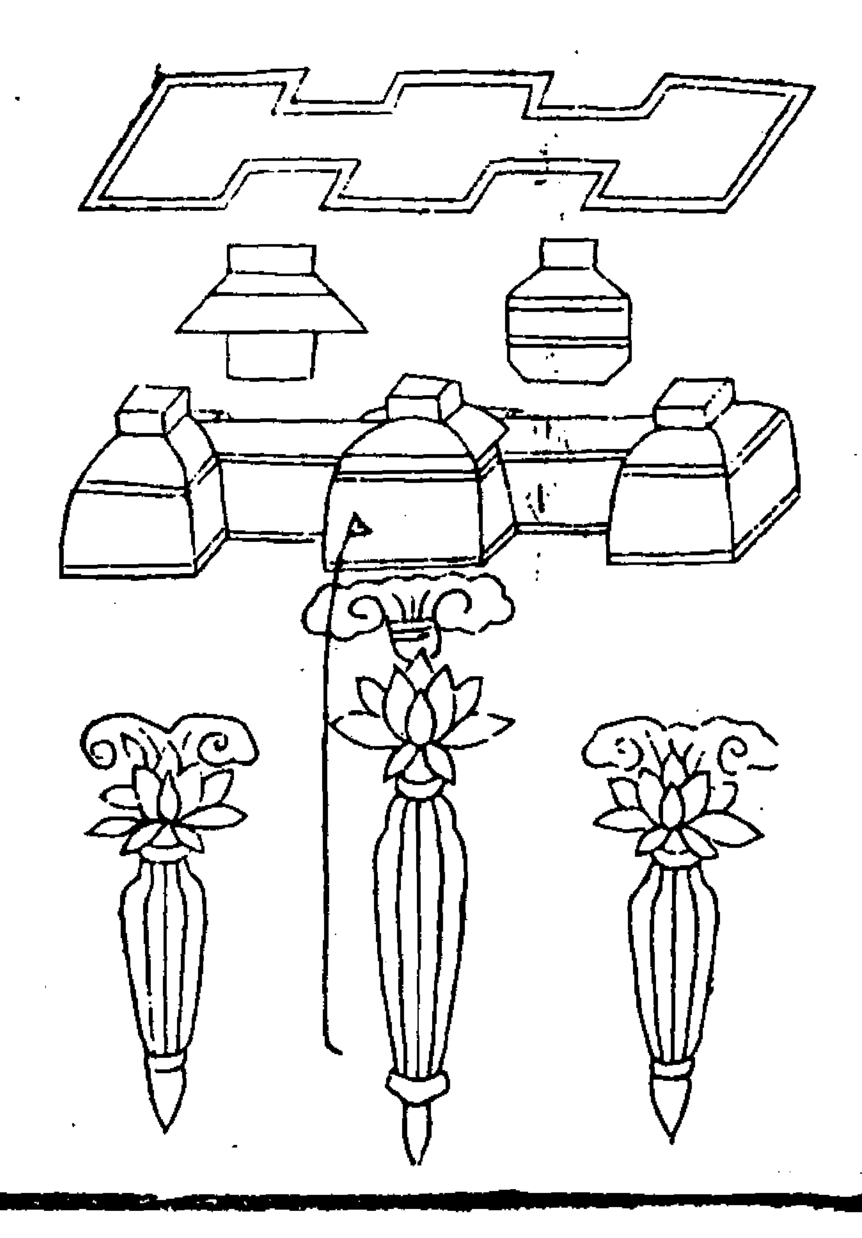
審其所圖巧策多途各有攸當也

水攻

夫水攻者所以絕敵之道沉敵之城漂敵之廬舍壞敵之積聚百萬之衆可使爲魚鼈輕者猶使緣木而居縣釜而炊故曰汾水可以灌平陽濟水可以灌安邑河水灌大梁洧水灌潁川韓信夾濰水決沙囊而斬龍沮曹公引沂泗注下邳而克呂布皆控帶山阜得地形之利也若平陸引水勞力費工利害相半智伯以水攻而亡此又水攻者之宜戒也今存其法焉故兵法曰以水佐攻者强凡水因地而成勢謂源高

於城本高於末則可以過而止可以決而流或引而絕路或堰以灌城或注毒於上流或決壍於半濟其道非一須先設水平測度高下始可用之也

水平



水平者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不轉為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以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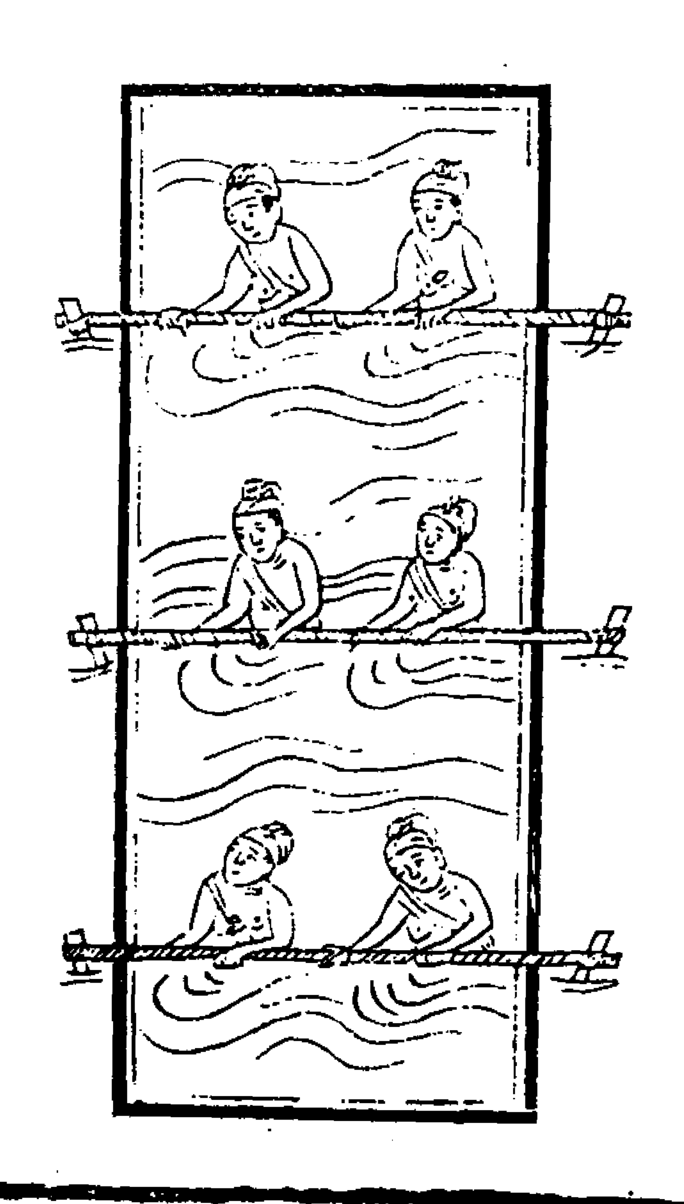

照版

照販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販映之眇目覷三浮木齒及照販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覷尺寸相乘山岗溝澗水之高下淺深皆可以分寸度之

蒲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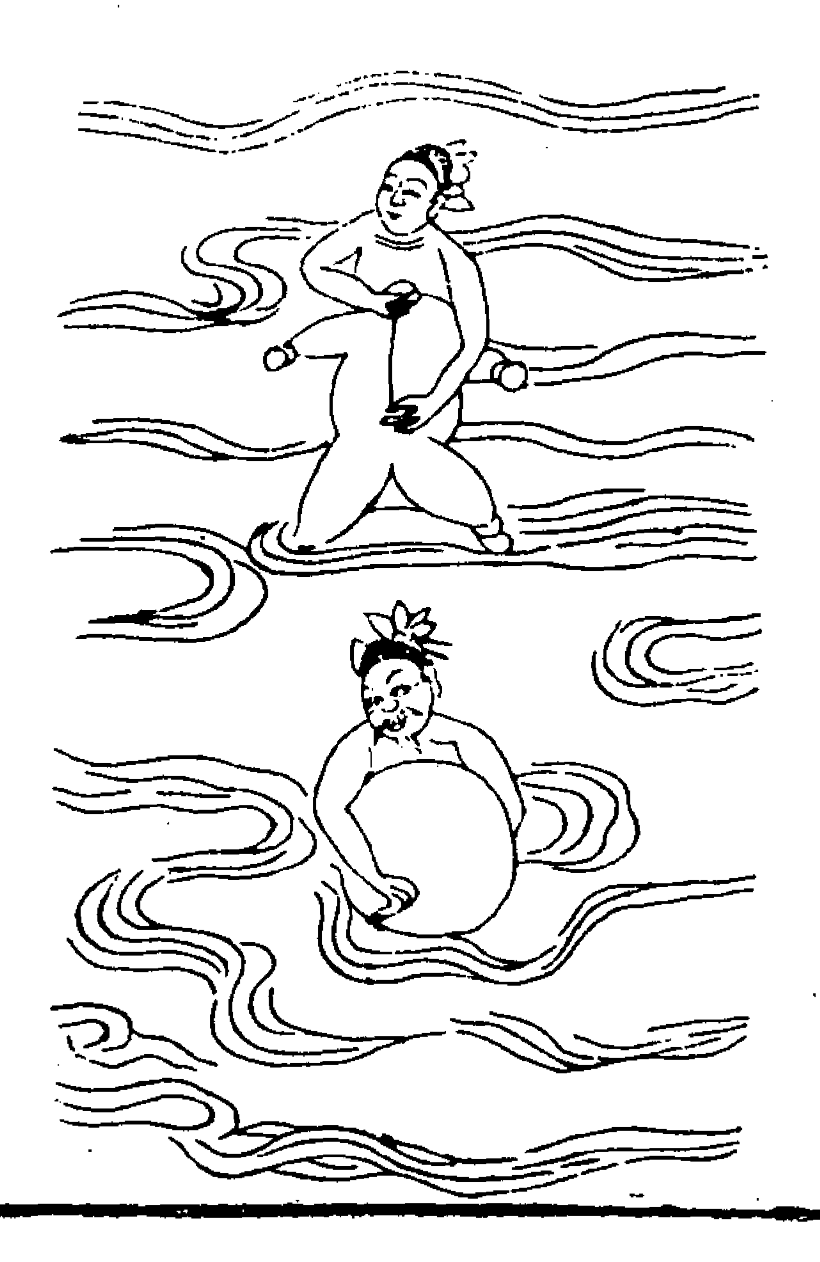
蒲筏者以蒲束九大圍顛倒爲十道縛如束鎗狀量長短爲之無蒲用葦可以浮渡

飛絙



飛絙者募善游水者繫繩於腰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柱急定其絙使人挾絙浮水而過器械戴于首如大軍可爲數十道渡

浮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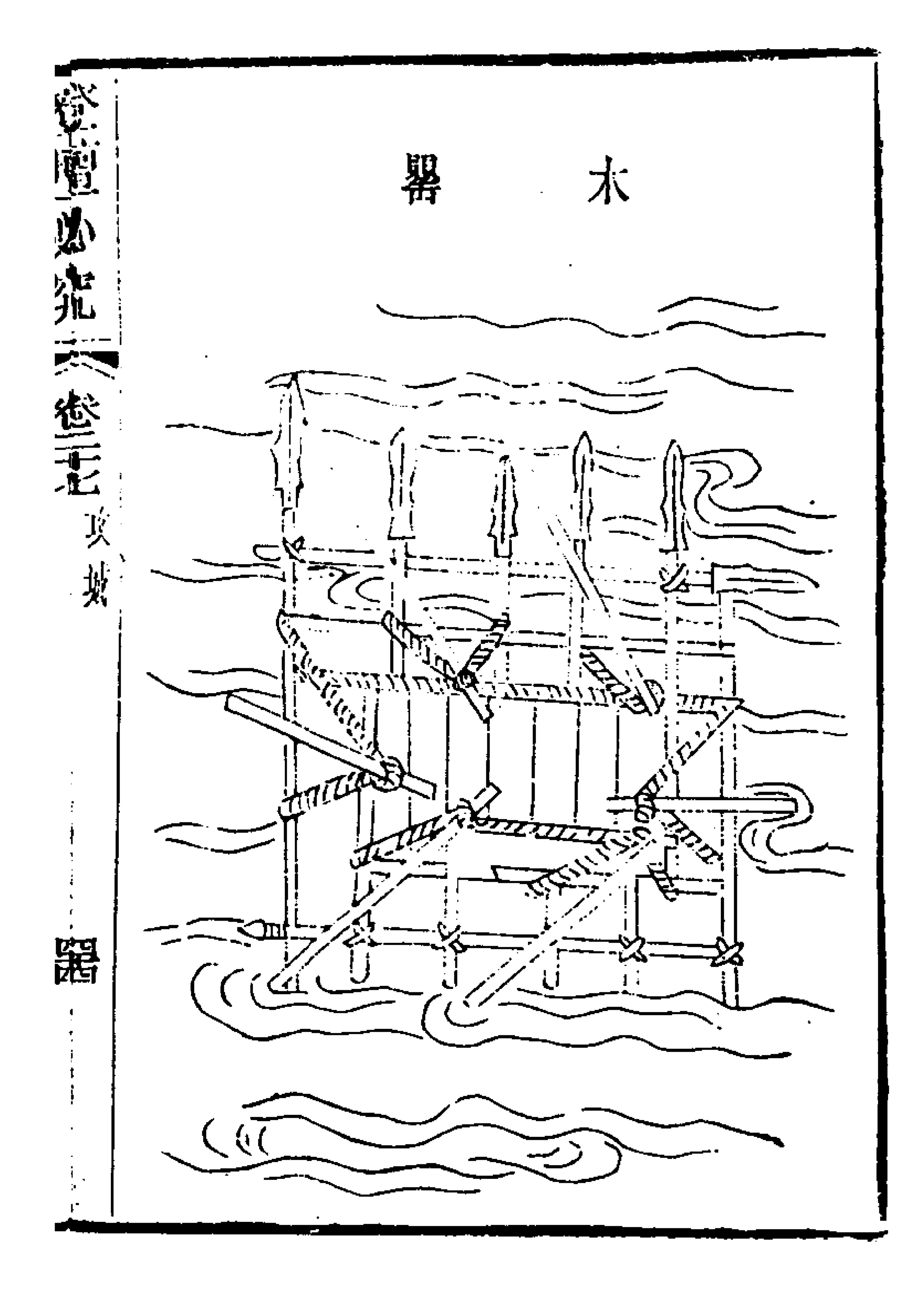


浮囊者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空束於腋下人浮以渡

皮船



皮船者以生牛馬皮以竹木緣之如箱形火乾之浮于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能乘三人以竿繫木助之可十餘返


木罌

木罌者縛甕缶以爲筏甕任受二石力勝一人甕間容五寸下以繩勾聯編槍其上形長而方前置筏或作版頭後置梢左右置棹

械筏

械筏者以鎗十條爲束一束勝一人且以五千條爲
率爲一筏鎗去鐏刃鱗次而排縱橫縛之可渡五百
人或左右各繫浮囊二十先令水工至前岸立大柱
繫二大絙島之兩岸以夾筏絙上以木絙環貫之施
繩聯著於筏筏首繫繩令岸上牽之以絙爲約免漂
溺之患

附火攻

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所謂火人者焚其營柵及其士卒駭而攻之必潰也所謂火積者焚其糧食薪芻軍無以存也所謂火輜者器械賊貨及軍士衣裝在道未止者也所謂火庫者軍在營壘已有止舍也二者焚之使其乏絕也所謂火隊者焚其行伍因亂擊之可殲也此五者滅敵之大利也○又曰煙火必素具謂蒿芽薪芻膏油之屬皆備也發火必有時起火必

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火發于內則軍應之于外（謂外以兵攻也）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則止（謂火盡以來若敵擾亂則攻之不擾則收兵而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若敵居草萊則可從外及時放火不必更待內火發而應之恐敵自擾草萊救不能起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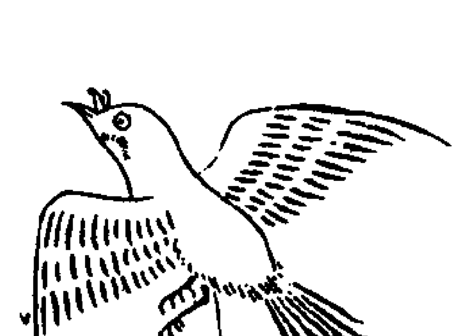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以兵隨風勢攻之）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須算星躔之數守風起之日乃可以發火）故曰以火佐攻者明令以諸家舊法附于後○兵法曰引兵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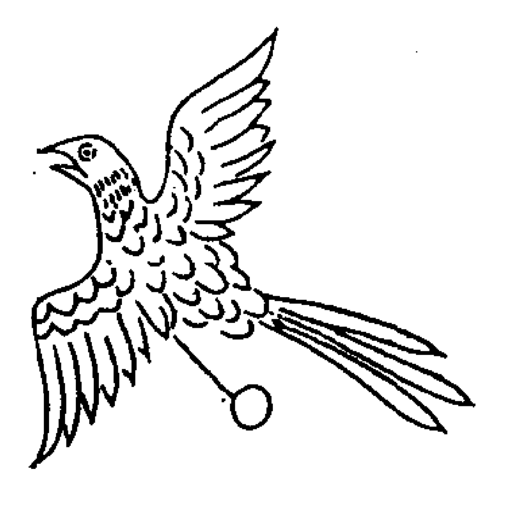
敵境過叢林深草在軍前後三軍行遠人馬疲倦不
及休止敵人因疾風之利燔吾上風銳兵伏于吾後
若此者則燔吾前之草木以絕火勢又燔吾後以拒
敵人我軍按黑地而處堅整隊伍敵莫能害

火禽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先捕敵
境中野雞縶項下鍼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雀杏





雀杏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捕取敵人城中及倉庫中雀數十百枚以杏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飛入城壘中棲宿焚其積聚廬舍

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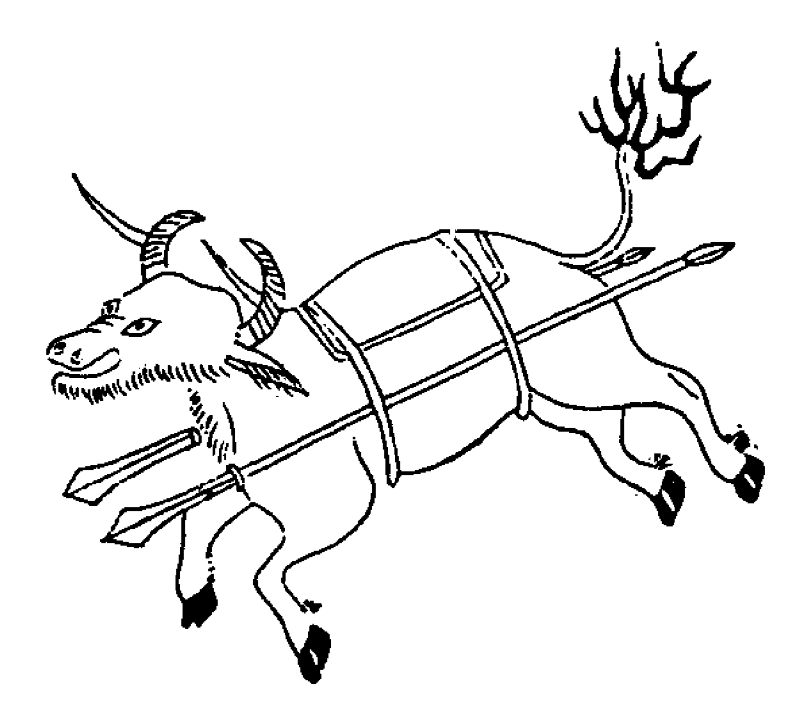
火兵以騎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藴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大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

火獸



火獸以艾熅火於開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放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牛



火牛古法也用牛前膊縛鎗其刃向外以樺皮細草注尾上驅其首向敵發火其牛震駭前奔敵衆必亂可以乘之古有燧象火馬其法畧同皆可度宜用之

火船

凡火戰用弊船或木筏載以蒭薪從上風順流發火以焚敵人樓船戰艦

火盜

擇人狀貌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火焚其聚積火發衆亂而出以兵攻之

行烟

猛烟衝人無拒者凡攻城邑旬日未拔則備蓬艾薪草萬束巳來其束輕重使人力可負以乾草為心濕草外傳候風勢急烈於上風班布發烟漸漸逼城仍

具皮笆傍牌以禦矢石

烟毬

毬內用火藥三斤外傳黃松一重約重一斤上如火毬法塗傳之令厚用時以錐烙透熟信宜得法務占上風方稱妙用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校